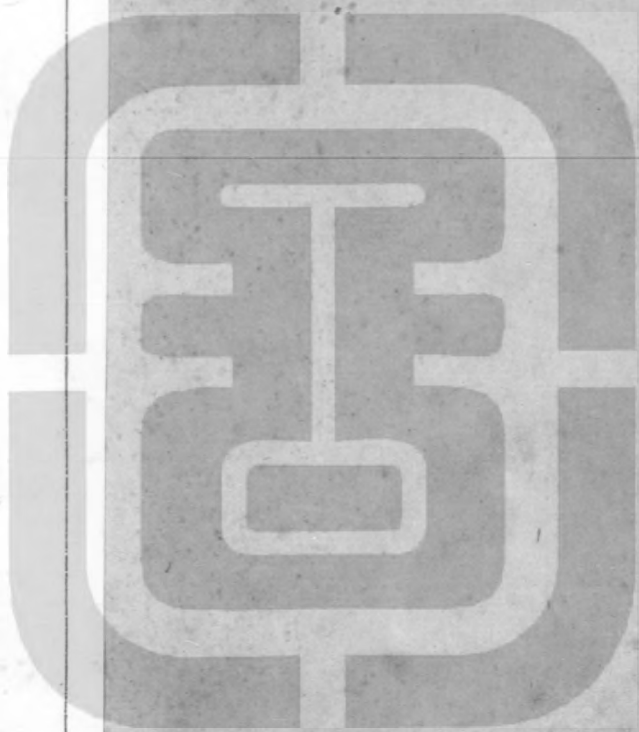


魏鶴山先生全集



蘇肅  
不家  
圖書

電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四

版十八

跋

跋靜春先生劉子澄帖

蘇肅  
不家  
圖書

靜春先生劉公淳熙五年八月十九日所

與張宣公帖也宣公時為秘閣修撰荆湖

轉運副使過其弟端明公于宜春劉公之

兄靖之字子和卒於贛州教官將葬而屬

銘馬劉氏世載令德為國朝文章家逮公

尤孜孜以人才為己任朱文公稱其以恤

宗黨接引後來樂人之善矜人之惡蓋得

之親見宣公雖不及識公而書問往來間

氣味之同亦爾此可以強致乎是歲石林

蘇肅不家圖書



李公年二十於齋李公年十有八而靜春  
以二公屬宣公已曰異日與川中作師表  
非小補也而於十年後悉如其言人固不  
易知然而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圍天地  
出入古今苟志平氣定不遷於私好惡不  
奪於小利害往往可以十得八九况稟氣  
之清明者固亦可以望而知之其生晚不  
交與觀一時師友之盛猶幸與輔漢卿趙  
昌父張元德諸公遊知靜春事為悉因稅  
齋李公刻此帖見寄附姓名其木嗚呼師  
友道廢利祿相挺上慢其下下諛其上以  
講學儲才相規益者鮮矣張德衡其寶此  
帖亦以明世道之變云

少年少真發蒙中庸大學俗解

吾儒之書自諸老先生語錄外未有方言  
俚字為文者蓋弟子之於師唯恐稍失其  
指故聰聽之謹書之莫之敢易也近世乃  
勳入科舉之文以惑凡近以欺庸有司諉  
曰姑少紕取利祿耳是固可陋今年君之  
為中庸大學發蒙將以信今詒後而為是  
俚俗之語五方之言語不相通而可強同  
乎又若謂世人不可與誼語姑俯而就之  
者然則不殘之待人乎言之不文行而不  
遠年君歸為我精思而文言之亦有當商  
略者茲禾暇及也

跋十寶章大年記揚少卿事

牛聘在所記辨証蓋宝慶三年趙敏共為  
鄭損所誣幾成大獄揚叔正時為軍監  
帥蜀人之在朝者白於有位而有不謂然  
則自為書爭辯益如前証卒以盡白嗚呼  
豈豈有為為之哉高閣插槐等事則近乎  
有為者矣書其末而歸之叔正之子埴其  
尚勿替先志云

題蘇叔明公諡陸然堂賦後

南塵還翁蘇文公之兄也持正不撓終於  
未死時提點刑獄子孫多賢且繼踵科級  
其五葉曰叔平者自號於菊老圃有子曰  
公諱字叔明以禮自教為族黨歸重嘗賦  
陸然堂以自述非明公義利之際者不及

此余歸自靖叔明訪余山居言論風孩歛  
淳歸實進進未已嗚呼世家搖落不振邦  
國之恥也叔明尚想敬之哉玄默執徐同  
壯月穀曰

跋東坡趙德二字說真蹟

趙德合始以僚屬受知於蘇公今蘇集有  
倡詩字說與伏陽春色二賦世之賢德麟  
者以此雖然嘉祐元祐之蘇公孰不知趨  
而和之迨蘇公度嶺諸賢皆半廢鉅德何  
與焉而猶卷卷於片文遺墨之是寶於是  
有以知德麟之所存者遠矣子歸自謫所  
今安德節度趙公之子與沈武叔攜字說  
真蹟相示安德六儒科發身器周才裕而



局不得施而有子足紹茲其為勝不已多  
乎嗚呼武救其尚勉之哉

題孟莘事狀

昔歲術命拜昭慈于攢宮器四林勞獲窺  
干奩中今觀心畫于孟氏之宗大抵德而  
度溫而恭吾雖不識公進意其恂恂守正  
有昭慈之遺風

跋張宣公帖

張子論著惟論語說乃晚歲更定而朱子  
四書於中庸尤所盡心今師君遇所藏宣  
公筆蹟二者咸在足誠可寶矣嘗乾道淳  
熙間朱張呂三子以學問為群儒侶雖其  
才分天成功力純至然亦不可味師友切

跋二

礎之蓋朱子序張子文集以其間有講為  
未定之論為恨序子讀詩記亦曰其間  
所謂朱氏者皆某少時講焉而未定之說  
以此知先儒進學朝益而暮習月異而歲  
殊蓋有所謂勉焉維日孳孳而後已者  
彼世之粗步一槩而多然自足者殆亦不  
知愧懼耳

又

公以淳熙五年守荆七年二月七日易箒  
今其十四日書云語朝陽至蓋六年長至  
正在月半則此帖距公之亡未八十四日  
耳其二十日帖云氣射未復不免於艾想  
公之疾自此日侵嗚呼所謂任重而道遠

於此亦可畧見折卷大息書其未以歸諸  
范文叔肅之婿師氏

跋朱文公帖

右朱文公與月舟范公文叔帖凡五皆寧  
考初元也是時尊韓扶國黨禍方張此何  
時也而以予所見於蜀也大夫如劉文  
節公李良仲宗丞季章叅政君亮侍郎與今  
范公之家所藏未公報帖則時善類應  
與固自若也權臣威燄徒能怖庸貪而  
然不能以問人心之同利之三曰則之白  
忿失七下也德之四曰中行獨復以從  
也夫居群陰之問而獨能失其同類惟從  
是從別茲聲忽之胡劫而潔之予雖

周二十一

王晚而身履乎慶元春禧盛衰之變周旋  
乎范劉諸李與二熙群賢之間嗚呼我時  
謀猶伊于胡底亦足以悲夫

題蘄州儀曹范墳元帥府牒後

靖康之禍薦紳大夫士未嘗不憤慨於大

官貴人無足倚賴而兀曹捍官猶可與有

為也越哲一使臣能以百騎束虜馬向

一尉掾能以培繩批遊騎傳亮一文學能

以義旅造青城陳淳一小校能先諸將以

敗虜于南華韓世忠一制將能引部將以

却虜于南京至於據神搜破鵲眼者乃安

邑之上人日中碎虜五十壁者乃石豪之

小吏首度河以復新興者乃招撫司之屬

卷之六十四



將以千八百騎夜刺李歷者乃經墨司之  
都監曰孟迪曰种潜曰張勉曰孟漸曰白  
保曰李進皆翹關起距雷動風從於王庶  
之掇異時中興諸將繇此其選使當時得  
將相大臣有以用之俾各竭所長經營河  
朔則虜當遠伏涼澗之北而祖宗境土遠  
歸聊方矣新州儀曹范公其一也子歸自  
靖道雙流公之孫子郊誦公自斬趨濟顛  
末成歎世弊俗偷方時晏然位驕祿侈者  
偃然物上盜弄人舞盡壞土氣胎禍幾  
一朝潰裂幸而有懷忠蘊義之士起濟濡  
首之厲然猶扼塞不得亨嗚呼其車既載  
乃棄爾輔自古禍亂相尋於無窮者類若

此曹器遠聞帝毫二八乃江黃非宗忠  
簡此說甚善使忠簡而在此位也吾所謂  
某某者必有以用之范公當不至流落秦  
陝待張忠獻之薦而後受知于思陵也後  
百餘年臨印魏某欽弟書午下方

書廬士周挺讀歷代書

古之學者習乎禮樂射御書數內以養德  
性之知外以固筋骸之東進乎大學則格  
物致知以往皆為已之事也是皆失其傳  
准有挾冊讀書以求之前言往行而讀之  
者亦罕讀之而有得焉又罕有也周文忠  
挺乃能取歷代帝王以來之書窮搜力票  
廣記詳說嗚呼其用力亦勞矣文叔求乎

一言方以正事未暇與之精請也姑識其  
未以俟他日

題朱文公帖

王氏之盛也江南學者爭稱門生其黜也  
諱焉蘇氏之學爭尚於元祐而諱稱於紹  
聖以後又大顯於阜陵褒崇之日至孟子  
諸儒亦莫不隨時之抑揚而為輕重迨近  
已則朱張子諸儒一其一言散落人問者  
無一不顯予之精力弊於題識雖然予甚  
懼焉李君盍為我語諸同志其相與用力  
於不暗不隨以庶幾無負於諸老先生之  
訓

題孫教授訖銘

吾同年友孫次龍之葬張義立誌之劉文  
節公銘之可以無憾矣然帖所謂歲寒山  
之兆乃其考君手卜史巫紛言不可於是  
廟殞垂三十年厥子應龍種善克家乃改  
卜得負郭田世免食竭嘗以庚之又為豪  
右所奪刑獄使者歸其田始克葬下九月  
之甲子先事過子言曰劉銘張誌得之孔  
艱而兆異時改乞公一言以識諸碑陰烏  
乎次龍之才之懿之行之脩而止於是而  
死於是也人孰無死而殞下奇禍人孰不  
葬而挫於異論夫世以作善離殃疑天之  
夢夢者信乎其陋矣終於不可誌則曰將  
在其子孫抑猶未免責償於天道也雖然



庶龍尚勉之哉

陳猷春龍出穴圖

天歷節前一月獲觀于白鶴山是日邨吏以交人陳和仲填奏劉錄本見寄其間有云陛下居飛龍在天之位而悔之以啓龍勿用之德讀之慨然識其說于此

王荆公真翰

按集所載與此小異蓋為江寧守陳和仲作也介甫既為相而庠序寒疏不改其素所以見信於當時而得以肆行其志也

跋克齋考吏部所書孟子一章

孟子之告宋句踐亦猶游之告尹也是時三遊之風已勝孟子之說殆與貨色之對

相以然尹君其知此則知景仁之所以儆我者深矣若見同遊之士併出以告之某書于三壺州宅

跋趙安慶所藏東坡帖

予昔遷靖與廣西為鄰廣郡牧守多比儻

持以方物同予如蘇公遺墨及海魚梁洞

沈蘇子酒古具黎莫之等一平中州所罕見

黎莫如青基布暑夕可以覆軀雖然欲食

之物則非靖比也靖之米斗百泉至不為

斤十成米之二蔬笋又不論也予嘗聞蘇

公帖自謂本食之奉視蘇子得啖德食氣

為大靡麗以下居靖言之觀文忠公之靡

麗又加一等詩曰君子于檢苟無飢渴吾

濟寇諸上親政之歲魏某書于瀘州書合

跋趙安慶先世詩

舒守趙侯以其先君子所書默妻詩六十  
言見寄又自為九十一言諫其宋凡皆表瘼  
訓儉以示子孫是時改元端平上手書戒  
貪吏草茅賤臣某布宣德音退而識于百  
五十言之未鳴乎以義利言則清心約已  
士之常分也姑以利害言則世之黷貨徇  
利者祗見其害未睹其利公孫瓚以鐵為  
門鐵非不固也董卓以金為塼金非不  
也徒以敗家亡身為他人守耳

書魏少仲墓仲碑陰

少仲子所享也今其没十有七年始克葬

先事之月伯樸以一編書視予而言曰昔

歲將葬吾父前禮部侍郎曹公器遠為誌

其寢尋以史巫拘忌誌所書歲月左封

今不合且始卜日于嘉定十七年五月甲

子今卜紹定六年十二月乙酉始卜于

盤石縣高榮山震岡與先母裴氏合葬今

卜瀘川縣天崇山聚岡以繼母張氏祔去

子為我書之以輔前志且母裴之卒慶元  
二年五月庚子母張之卒紹定二年二月  
乙酉誌亦未之書也為我併識之嗚呼墓  
之有碑雖漢魏之未造而人子報親之心  
必誠必信于土亦可槩見乃為勒其語于  
碑陰以備來者之參攷云



通典跋

杜氏通典之書包括古今涵貫精粗人習焉不察例以類書目之予自成都嘗訪其書為國朝通典因得以蕪復終帙今起家守瀘幣有刊本而文字漫漶半不可識將盡易之而先是已有已經脩者棄之亦可惜乃命工易十之四凡二千餘篇為文五十七萬有可端平元年九月甲子臨印超某書

東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四

潼川州騰刊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五

政丹核劉氏黨籍

崇寧定元祐為姦黨第元符上書人為邪等以附元祐之末且姦邪之名人所甚惡而子孫矜以為榮作史者又以姦魁邪上為最榮然則謂隨夷咽謂跖矯廉于數百年間用事之臣蓋一轍也臨印魏了翁歸自靖州之明年書以遺劉東原識諸炎興詔旨之末

題史繩祖孝經

朱文公嘗著孝經刊誤公之子在嘗舉元稟以遺余余既讀梓與學士共之史慶長

又以告予曰昔者繩祖嘗集先正名賢孝  
經註解今願得刊誤為之章指余舉以界  
之俾得彙次成編則又以黃直卿孝經本  
旨及其所輯洙泗論孝合為一書嗚呼此  
民生日用之常后上降德之本而由之不  
知觀是書者其亦知所發哉

題彭山宋彥祥詩卷

宋彥祥前年過我哀出入詩有擊壤集中  
氣脉今年又求予友肩吾書之索予題識  
詩造平澹此豈易得第擇理容有聖門所  
未到者如點檢精時管甚以與事事安排  
要侶渠等語更當商略而了翁方治東歸  
之裝未暇也

題吳武安所得 高 孝 兩朝宸翰  
粵自宣靖枋政匪人女貞小醜敢抗天邦  
莫有北向發一天者迨富平後我師始與  
虜角殺金平之後我師姑挫虜鋒則張忠  
獻倡之吳武安繼之然後虜知中國有人  
而不敢肆張韓劉岳接迹於江淮然後中  
國之勢伸而和局之議以定竊觀近日三  
京喪師悼頌牧之不可作撫卷太息拜手  
捧首書于下方

題周子靜理齋銘後 繼 循 闕 不  
義理之說千百載而一日千百人而一心  
也今東南之學有建有溫有明各是其說  
不可以強同是說也了翁與微之則以建



為然建蓋宗乎廉伊康伊祖六經者也端  
平二年春書于眉山山東郊  
政脩全趙公所作蒙歲  
吾鄉之俗以親師講學為業以孝弟忠信  
為本不趨時尚不事外飾予生雖後尚及  
見大父行於經子百氏書皆覆紙細字  
用愈黜勤又必師傳友授必心體身踐視  
今之後生子第指金市書不累月可得千  
百卷聚友聯文不頃刻可成千百言者雖  
若迂頌不快人意而操心厚見理實傳家  
文遺後安流風餘澤至今可識也慮此事  
久而無傳因楊子有以脩全趙公蒙箴見  
示附忘其末

題馮仰之因重論後  
普慈馮起文以其父仰之先生因重論見  
寄請識其末予少讀易見諸儒重卦之說  
有四王輔嗣以為伏羲鄭康成以為神農  
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周文孫鄭之義  
亡據而馬王之說人多是之然予以為唐  
虞之時固有卜筮則四營十八變尚矣固  
不待文王而後重文也不寧惟是竊意先  
天一圖自古有之嘗舉以謝起文則曰何  
傷乎亦各述其所見以待後之學者於是  
識一時問答為因重論序  
跋師厚卿遇致仕十詩  
師厚卿自紹定元年貢于鄉以母疾禱于

上下神祇曰萬有一虛一名于進士籍則  
地祿吾毋俾壽且寧不願仕也其秋不復  
試禮部厥三年而後舉進士則母不及見  
矣既唱第廷中謀挂衣冠而奪於親暱之  
異論不遂初志卒受爵以歸歸而得疾幾  
殆則舍然嘆曰豈我食吾言以干天怒乎  
决意不仕賦十詩見志屬李肩吾書之予  
識之子謂之曰子以蒼蒼者為天邪此心  
之神明則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則天理之  
所不可天豈屑屑然與人商較是非也詩  
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子也急求緩棄遠  
心所安是戲豫也語曰吾誰欺欺天乎子  
謂人心之外又有所謂天乎厚卿竦然曰

我事吾志不他有悔矣乃謫其事于詩末  
以成厚卿之志

跋御書鶴山書院四大字

臣伏見廬山嵩岳衡麓睢陽各有書院自  
太平興國訖大中祥符錫之號榮被以詔  
墨至近世東湖北巖濂谿象山之稱皆嘗  
有請于朝風聲所形聞者興起臣生于印  
之鄙自開禧邊議不合去之古白鶴山之  
下築室聚友將終身焉兩朝聖明照知  
臣心訖荷眷憐致位通顯茲又蒙陛下  
申錫寶翰賁耀林廬臣竊惟先朝賜書必  
以名實實顧臣熏心患難舊讀荒蕪大懼  
無以稱塞隆指其自今乞身得請將歸老



鶴山之麓頭瞻奎文帝臨有赫誓畢餘蔭  
力求初心以無忘君師訓迪之意

跋御書唐人嚴武詩二十八言

臣嘗妄謂易書詩春秋凡仲尼所述不言  
將蓋出師於郊遂而王朝之公卿董之四  
代以宋未之有改迨二禮三傳後始有  
軍將將軍之名於是師於外往往不從  
中遣非所以共武服謹師命也臣識闇能  
薄獨荷陛下殊尤之遇自親大政召冠  
禁聯會鞞鞞披猖受我亂民整居王略肆  
命臣以宥府視師賜對禁中假權聞外篇  
金篋幣商賚優渥既又親御筆札大書唐  
人嚴武詩二十八言以寵靈之英雲明露

膏樞管茅師乘傳觀人百其勇師之坤曰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此陛下為萬邦計臣獨何人遠當王朝

公卿之選赫赫王命以鎮拊其干措擗

厥謀爾夜也計五下拜登受曷云其醜臣

謹以宸翰被諸樂石班其貳于侯氏用答

揚明天子親命幹方之意為臣工勸

題揚慈湖所書韓貫道墓後

安陽韓燮相從于督府一日以其先人貫

道墓銘相示則燮之婦之祖揚敬仲所書

也予不及與貫道接而敬仲所稱許若此

且跡其所受知者則劉共父韓無咎劉子

澄林和叔徐子宜王元石也嗚呼是可以

知貫道矣忠獻之後多賢者特以開禧權  
臣例遭挫擢或曰權臣實非韓氏遺躄也  
子既書此或曰先賢可字乎曰若用孔  
門子弟與子思孟子稱仲尼例則字先  
賢已過矣不平門可乎曰魏晉以來文  
書不足證吾以六經二漢爲據

跋先表叔留題鍾山西湖二詩後

朱簾曰飭亂湖光隔岸龍舟橫夕  
陽今日權遊復明日便將京浴看

錢塘

右題臨安西湖

虛名自昔數椽廬流毒于今幾卷  
書擬代周顥報山鬼移文逋客請

先渠

右題王文公祠臨邛高孝璫公  
純父開禧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也

了翁以嘉泰三年造朝開禧二年補郎  
去同產兄高榜皆得侍先表叔父大夫公  
東游聽言觀行朝夕有所省發了翁雖甚  
愚不肖而不肯曲學阿世以取忤權貴人  
則大夫教忠之力也大夫將杭之西湖全  
陵之鍾山皆嘗隨事賦詠定予幸得遺藁  
二首刻諸樂石了翁謹以從遊所見書其  
末亦以見前輩不苟於爲文也  
跋陳君舉東宮進故事



右漢元帝事實一通故起居郎止齋陳先生傳良爲先皇帝嘉邸贊讀時所書也朱字三十有六則寧考即所聞而記之今藏之蔡文懿之季子範簿以了翁在經筵日嘗爲主上論元成事發明班史二贊粗有益於達偏之學因請識其後了翁雖不敢以固陋辨然而改變氣質最忌因循與夫歸其責於傳而實以咎帝此則有益於人主之講學非宿儒老生不及此敢用拜手

于下方  
跋四十年前補試卷

慶元初仰之先生攝令於吾邑蒲江予以舉文受知今四十年過先生之鄉宰木成

陰先生之子企文亦頌白矣裛出一卷書乃當時縣庠試論猶記是時日試二論此其次也前卷在第三名嗚呼是所謂大慚則大好者與人心之說雖未必皆本指然不爲無補於世教企文故存之

題陳思書苑菁華

古以書爲名如周官達書名于四方儀禮百官書于束則今所謂字也是故欲知學者不先識字則無以名百物雖顏張草聖阿買八分猶爲不識字也臨安粥書人陳思乃能集漢晉以後論書者爲一編曰青苑菁華亦可尚矣雖然是猶後世誇工闕妍非吾所謂識字者若好學者又於此

流尋源以及於秦漢而上求古人所以正名之意則讀書為文也其廢幾乎

題呂城李氏世藏名帖

寶慶元年冬魏某得罪時宰投畀蠻荆道呂城獲觀李唐裔孫枯所寶唐賢遺墨是日劉平國王去非踏雪見訪皆奇遇也惟是虞楮顏宋間乃有李林父姓名此易繇所謂勿用取女之時重有感慨云

題茅山道士所藏朱晦菴以佛語調

楊誠齋周益公帖

朱子訖為佛氏語以寄周楊二老其戲言以効他人躄邪抑逃墨以避學禁之禍邪夫以脩辭立誠之義於晚生終有未達不

可強為之說也

題深衣畫像

言忠信行篤敬言若易聖猶病申六言以自儆行顧言言顧行

題盧祖岳復別祖墓

予嘗為同年友盧申之序盧氏會拜錄今其兄仲山以其別祖倉監之墓久失而復得復使識其事盧於唐為甲族今六百餘年而子孫之賢者代不乏人况如吾仲山遊學膠庠藝鹽不贍而能為別祖復三百年之墓是滋可尚也

書劉仲坎習之孝義傳後瑞徽迺姪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習之之身首



異處不保身乎然則此義不明入於毫髮  
利害趨之避之惟恐後則世之包羞含垢  
辱全軀保妻子皆保身也劉起居作孝義  
傳謂習之兄弟至死不相捨孝也罵賊而  
死義也此豈不善保身者哉後六年史臣  
魏了翁與其兄厚之從遊獲觀劉起居所  
識因附姓名其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六

啓

清之嘉定府教授張

謝守范李才宗丞啓

河南門下士或疑少年蓬萊海上仙偶

正肯繫點鐵成金有循吏之化故塞夜

成子之名者有實深揆量負箱竊以

章本重子篆刻彫虫之技道學乃儒者

心地竹馬之勳故功名或不在於孔翠

照影之初而氣所變化當觀於異雞反老

之後士而知此天其舍諸如其者口黃

生汗青活計抱影韓縑之二尺割心新

之萬籤善鐵硯以進修貼汗深而警策

十作文賦未當陸士衡挺異之年五千擢  
英才已無舒元與不養之氣何陪嶠立獲  
侶鷄飛牛膝龍肝滋已甚矣風聲鶴淚幸  
可再乎不謂周人之璞得信琅玕之林遂  
使東郭之竿亦竊斗升之禄兔罝再中隼  
不空着肯幸若然沾丐奚自此蓋以遇某  
官學本誠一論不遂察白浩氣養心以味  
道暇不姑柔吐剛而備學判因甚息之  
藪陪振鷺之清班九寺森巖三山密邇謂  
即侍紫宸之案簪筆螭頭而乃歆承明之  
虛分符鶴嶺祗恐進大折之對未容以外  
服之留問者強歌於一同已沐剛知之化  
全焉師長於十里載陪鳴鹿之歌致使晚

生亦也公選某敢不勉希前華益願後圖  
准加膏而希光不遠成而求益君門射策  
寧敢過期諱論此鱗誓下迎合或可代諸  
老先坐之對庶不貽吾黨小子之羞弗負  
師承是報今賜  
成都貪判到任謝劉制置  
耕東畝之雲方便野陸詠南梅之月習巧  
清游正懼貽取未三百慮之幾豈期得審  
屢千萬問之疵次皆星辰之發委身造化  
之鑪伏念某學憎癡龍話迷岫霓終且擲  
扶桑之六壘敢祈搥膠葛於九閎群青之  
盟未寒五白之米過望榜花汧署監竊小  
料頭之名吏板混吹徑登大幕府之選幸



生負長纜而勦黃獨一日泛綠水而依紅  
蓮許牒裝懷爰書眯目涉筆占位牆面於  
鳥鴉行之來尸祿空餐芒背於麒麟擅之  
誦慙非洛比之處士賴有湖南之主人茲  
蓋伏遇某字標一世之龍門鼓凡霄之羊  
角自當建上公府而躬吐握之任顧西坐  
元帥開而所器致之勤油莫風清開圓成  
之基柝綠疵苔以省徽府之文書公遲西  
也之望我獲二天之庇輝老耀凡尊既分  
弊社湖之珠文采被諸生勿惜景陽機之  
錦誓期擊寔勉附絕望  
通判王國正  
雲履橋門方願心國子先尤之印畫繡珂

珮迺肯腰治中別駕之龜黠水酌盃水  
祖行益部倭屏星而起舞惟四海無百子  
駭使二州爭一祈公鳳尾字頽蠶叢春滿  
恭維某官氣吞雄雉學辯癡龍殷殷聲華  
自斗南一人而已航才調與邛邛九折  
俱焉甲闈儒閣為司胄學著九卿之比祥  
開街鐘之三簡萬乘之望著瘦羊之一  
自應直玉堂而標舍人樣尚迺馮兆載而  
作太守丞豈其倦新安之輿正欲着故鄉  
之錦銅黃易刺金瑤增輝恐驛使不俟終  
更而來戒榜人无艤歸舟以待其揣才無  
似與世甚疎區。脫龍具而塵纓往對  
驚行而隘否自蘭金之誕播幸葭王之相

依魏勃直妄庸人久懷帚雪王祥有公輔  
量行觀佩刀引領望塵以日為歲

上趙運使書

池上有鳳毛合世經綸之業山國用虎節  
肯携金瑞之巖六轡乃來四刃治重惟蠶  
業之壤古號樂國自龍度以後歲漕中都  
取之澤潤而山童重以木饑而火旱况右  
蜀方數千里而赤地凡五六州使甕貯斗  
米而將有百錢偷突尚可今室如懸磬而  
野無青草善後若何必得通經博古之碩  
儒為見足國惠民之良畫恭惟某官德光  
銀筆世載金籙殷聲華真天子門生之  
子鏗之辨說傳中書舍人之書輟分郡守

之左符就畀行入之英蕩消清膏故事而  
自梓多益付相如使指以定祚存印單車  
行而問瓦馬之程雙節建而履帶牛之冒  
姑袖補天之手為施裕蜀之謀福星西交  
春風戶到某鮮龍具而腰笏對鷺行而面  
密假道浣江幸嘗帶冠劍而謁使者脫巾  
錦里迺復裹章服以拜上官公遲禁地之  
登我獲思天之庇輝光律凡草既分璧社  
湖之珠文承被諸生勿惜景陽接之錦誓  
期慘蹇魁附絕塵

代謝劉制置舉狀

無傅子五秉粟冰守令官得劉公一緡書  
春回寒谷初非挾炭以遊鑪冶乃肯拜融



而生風濤肖分踰涯捫心知惡自古道之  
擽塞致公舉之陵夷田敬舉一人而五得  
於貴戚之書巨源薦十士而九出於權門  
之屬視冰子知緘芥禮白屋者幾人非有  
特造之大賢誰起俊傳之孤冑如其者鷗  
嶺野性螢雪謏需鮮蘭東阜幸昉奎鹽之  
漬采芹泮水尚我首藉之盤有書盈車無  
擅對客窮年兀兀見笑諸生朽腹便便貽  
朝弟子寧打頭於寇丘之舍敢驩首於吏  
部之門無鞞線之寸長或囊錐之脫穎靜  
循所自有相其途某官洪井金丹鄴城寶  
劍方步赤揮之塗登文石之陛乃勞侍從  
之事厭承月之廬輟從豹尾之班來鎮蠶

葦之國興齊魯之化於四蜀揖翁邑之風  
於乃京不問菲葑盡歸龜亨致使牛衣之  
子亦叨雉天之書某敢不漆豫酬恩抗回  
厲志國士遇報以國士敢負知逢中書君  
今不中書尚期佛拭丘山恩重絲髮身微

通陳總頌

奉英蕩之節方登部刺史之最書錫諭察  
之九復領外司農之計簿聯大微二十五  
星之次惠全蜀百萬主靈之恩手迹細書  
成文父老以手加額蠶業之壤古布樂國  
龍渡以後歲曹中都宿戍今已逾七十年  
供億不知幾千萬計牢盆推酌蓋利不遺  
力續引祠牒鑿空無餘謀重以火旱而木

獲取之山童而澤涸荒年無備夷至飲馬  
 常心不固民幾帶牛使甕貯斗未而財有  
 百錢偷皮尚可今室如懸罄而野無青草  
 善後若何必得通經博古之碩儒為見足  
 國裕民之良畫恭惟某官識欲而器邁才  
 鉅而學醇人物三山之炳靈論議奕世之  
 風烈早趨器詔荐握左符繡文幹訟而民  
 不冤輦車資餉而課以最諒嘗記殿柱之  
 冬姓久已簡前旒之挂知屬上夏未棄於  
 遐陬念民命是司於外計若曰分大屯以  
 十數乃今命總賦特四人湖廣兩進尚爾  
 日邊西南一隅僻在天角有能為國家惜  
 大軀不至收兵民為兩塗徃分朕憂無若

通謝尚書

公可亟濟省署用後使華白將漕而計臣  
 有梁男之故事具在由望即而壘使如孫  
 燕之遺言不誣天盼蚊鶴之詔書春滿魚  
 息之故國其竊高下風之行聳聞先令之  
 傳未能常搢具而冠進賢往謁使者敬先  
 藉翰林而託子墨仰辱隸人敢借私我之  
 天以為行已之地目皆雙劍身無六翰  
 顯膺宸奐出擁帥垣二州爭一祁公方荐  
 更於已瘼四海無百子駿復盡護於西南  
 惟才具施無不宣故朝家用知不及郵傳  
 先令戶有春風蠶叢之區占號樂國龍瘦  
 以後歲漕中都宿戍今已踰七十年供億



不知幾十萬計牢盆惟酷盡利不遺力續  
引祠牒鑿空無餘謀取之澤涸而山童重  
以木饑而火旱荒年無備夷至飲馬常心  
不固民幾帶牛使甕貯斗米而豚有百錢  
偷安尚可今室如懸釜而野無青草昔後  
者何必得通經博古之碩儒為建足國裕  
民之良書崇惟某官識必而器博學多而  
行醇親結前旒之知早通王帝之籍鳴首  
聲以扶夔社稷吐色綵以補奇衣裳着侍  
臣冠居列曹六六之要曳尚書履近泰階  
兩兩之符正當戡膠葛而七征忽乃差崑  
命而不即蒼生窅望安石天子亦思賈生  
即家詔除寬上憂顧舍舟魚復政聲故儒

而起偷伏誠褒城沉民生死而肉骨因變  
制宜而事立定隨俗用政而才不窮中和  
轉聞瞻注彌簡宜其折符受瑞而移鎮坤  
軸不待煖席黥突而亟回使轅命緒焚書  
之昂來禁途延閣之顯陟別開四履增重  
三刀帝曰汝往哉吾今召君矣某聳觀蚊  
鶴之詔陪增燕雀之私褫褐都門幸嘗備  
弟子禮以致傳衣之謝蒞官錦里延復着  
從事衫以陪入莫之賓鬢毛尚青脚跡正  
好誓以行已之地託於私我之天

賀謝尚書

蚊脚鶴頭承天雨露隼旗驚尾領蜀山川  
下車而延見吏民褰帷而巡問風俗元戎

戾止生意翕然恭惟某官融明而惠和直  
方而剛大踐揚冰潔瞻注昂隆卷二百餘  
奏劉切忠亮之謀作五十六州安靜和平  
之福昔年而變二年而化五年而定上方  
責治於廷紳一命而偃再命而僕三命而  
恭公尚若更於遠服肇建西南之統府盡  
提巴漢之舊封春風偃萬室之穰豺霜令  
躡三垂之犬鼠黠胥角翼廩廩如束小朝  
冠佩錯錯成文無孺五袴之歌方思救度  
之來暮異函同穎之麥已卜周公之召歸  
暫建左右和之門即正東西府之席某刮  
目星辰之履託身造化之鑪三尺焦桐向  
有高山流水之賞萬間廣廈今無震風凌

雨之憂寸心依歸三百距躍

通 茶馬

詔奉蘭金節盼英蕩摘山市駿究詳土物  
之直細書成文進寓木天之直光移龍隰  
春滿蠶業原推牧之肇興有分合之不一  
始於熙寧之用蒲宗閔而成於元豐之從  
郭茂恂初錄立異以交攻至是併同而歸  
一出蕃詔之駿足以強國勢而空虜資合  
川秦之贏足以佐邦用而寬民力富強所  
係簡畀不輕恭惟某官學粹而行醇識敏  
而器邁淵源安定風烈右丞銀兔分符隨  
處陽春之有脚全龍錫命平刑流水之無  
心久妙束於遠延謂函濟於清切尚秉山



國之節屈司天廡之良贊書命縛之昇來  
延閣道山之顯陟秉心所感蕃四十萬疋  
之雲煙先令聳聞臥五十六城之抱鼓正  
王清之府旰食虛貯器金瑋之巖黔突未  
皇其生後諸人早玷末第竊高下風之行  
快睹先甲之傳四海龍門未能帶冠剝而  
謁使者一封輶傳行即褻章服以拜上官  
引領望塵以日為歲

除國子正謝丞相

脫從事衫處拜十行之札入司成館謬尸  
五等之規抱空而前揣分非據惟學有正  
繫昔所嚴自熙寧興三舍之初肇正命官  
之選逮元豐因大均之薦非田召試不除

或各一經而分等有三角六十八人而所取  
纔四循茲以降選用尤詳除授歸之中書  
資格擬乎博士與大學官分掌教類皆當  
代之儒宗掌國子生不如規幾若學中之  
御史宜得佳士迺稱清資而某彊盜章逢  
未識門戶垂丁休運誤甲儒科半主負白  
米而斲黃精一日之紅蓮而依綠水但知  
向扶桑而撐鸞不敢效鯨鯢躡躡躡躡  
際之鰭也以迎陽豈期末膠典教之除或  
在酉算終更之後不以八千里之僻陋荐  
頌一再命之寵榮且斵子瞻由制舉好尚  
未堪託注之選而彭器資以高科取由三  
赴吏曹之銓安有官以儒名乃使得之望

表靜循跡遊之迹實有根抵之容茲蓋恭  
遇某官柱石本朝庠梁斯道不出長安七  
年而至宰相夷夏登瞻大開東閣三館以  
延賢人太冠傾屬凡所進退一惟中和致  
今出趨亦預缺北某誓當嚴履踐以圖稱  
塞之實不欲以名第為博溫飽之資總儒  
官三十六人濫巾有醜令中書二十四考  
託庇自今卷卷皈依萬萬齊等

除正字謝宰相

濫巾雙字曾微典教之勞給札尚方遽冒  
正書之選據非其稱愧甚於榮推延閣之  
清遊實儒林之美秩地遠西崑之王府天  
垂東亞之華星歷代所崇我朝尤重自昭

文直鉅至秘閣抄勘列職有差雖制科入  
等及進士三人必試而命或被騰知而特  
召或由論薦以選除詩頌雜文以考其能  
漢唐問目以觀所蘊自熙寧之初策以世  
務選紹興而後踵為舊章蓋揚以語言所  
以旌其進用之殊而職以典籍所以廣其  
見聞之益選掄固重責望匪輕而某學不  
知方器非涉道識字未知於此寬豈暇辯  
訛讀書莫究於癡龍敢云博古屬值臨軒  
之始偶塵分鼎之科脫從事於亟趨嚴詔  
入司成館荐拜除書雖未能赫赫以動人  
亦豈解肝肝而隨俗誤知丹宸錫對塞坡  
環堵墻學士之觀漸無高論亞蘭臺令史



之選忽玷誤恩半生望弱水三萬里之遙一日  
遊瀛州十八人之後屬書廣內還儒生燈火之  
塊廩食大官飲博士釐鹽之腹思慮專而足以  
進學職業省而足以治心疊是徽逾若為稱塞  
茲蓋恭遇某官甄明庶類裁叙群工既以道佐  
王墜青性而調象締復推才報國開東閣以延  
賢人不遺萬里之寒誠俾預八紘之德網技之  
稠衆榜以光華某敢不益勵後圖勉希前輩丹  
清墨豈惟守蠹魚於文字間食檠飲冰要當  
收汗馬於方寸地不負素學用荅隆知  
差知嘉定府諭宰執  
按中書久積空餐之愧為漢嘉守處唐

從欲之仁祗服恩靈未知報塞大念其蚤  
繇薄技濫齒儒科視進士第一人躡蹙京  
秩客諸侯者再歲偶及過更誤知宸旒列  
屬黷省既謬司於糾正復序玷於博通僅  
踰歲瑄之周復錫禁林之對徒以草茅言  
天下事不恤發緯為王室憂方虞于斧鑕  
之誅迺使冒鉉黃之寄道山鄰日月是蒼  
史之遺文直廬統星辰離魯奄之脫簡思  
慮專而足以進學職業省而足以治心退  
措孤蹤曾極華遇豈不預偷安歲月友壁  
中之科斗而顧欲丐歸田里藝下之蹲  
鳴爰念庭闈久遠鄉井重以三年之亡補  
力蘄一障以便私天高聽卑朝奏暮可靜

羅山文集卷之六十一

惟龍渥之異，厥有根柢之容。茲蓋伏遇某  
官裁叙群工，便章度政。明有國者，彰善瘴  
惡之義。全士大夫難進易退之風，重輕適  
平。小大遂性，致令苦窳。例玷均陶，某敢不  
勉。趾前修，益肩夙志。懷鉉抱，豈徒守蠹  
魚於文宇。間行已利，入誓當。汗馬於方  
寸地，不負素學。用答隆知。

知漢州謝安大使

自詭外庸，嘗控辭於嚴。召誤分方，寄亟祗  
拜於俞音。過蒙大閱之知，靡事繁文之徇。  
俾從便道，越領左符。載惟恩覆之私，敢後  
書郵之敬。伏念某稟姿愚戆，志學迂疎。偶  
奮迹於儒科，遂饗榮於朝蹟。擢升芸祕，賜

對鑿坡屬邊事之方，般阻權姦之弊。孳入  
公孫丞相，發家耳如。尹氏大師，不平何難  
以居中。亟求補外，未知為郡之樂。兩奉期  
環之音，屬時多艱。遭家不靖，謂置身華近  
而未能。國盡効官州縣，而日以及民。求  
吾鬼於食功，用力陳於試郡。荷公朝之從  
欲，特畧使磨辱方嶽之異，知弗拘彘制。免  
呈身而受察，俾愛日以奉親。祗服厥官，恪  
修乃戢。載惟廣漢，雖号望州。首承彫弊之  
餘，深費廼拯之力。大綱小紀，蔑有一存。百  
孔千瘡，不堪敷舉。匪蒙假借，局窳沒士。此  
蓋伏遇某官功塞二儀，各在九牧。風飛雷  
勵，年六難于呼吸之間。乾清坤夷，奠全蜀



於危疑之際帝未寃於西顧公少緩於東  
歸謂大臣之處四方當求共理得一士而  
制千里務在急賢致守踈庸亦叨分守其  
敢不推其夙夕勵乃壯心不欲食浮於人  
庶乎寡過所願民安其業非以求名過此  
以還未知做世

知眉州到任謝安大使

竊祿養親未滿武夷之秩起家為郡謬居  
文物之邦祗朕寵靈莫知報塞伏念某猥  
繇科第早玷班行徒以涓有殘中之資立  
於摧茲專政之日雖公孫丞相發蒙耳如  
尹氏大師不平何乃自詭於民席冀稍便  
於親養三辭而聽再折漢符適承曠弛之

餘粗究設施之績肅遇慢吏訓齊敗民崇  
學校以明倫蠲租絲而厚不謂粗於疎  
曠冀無嫌於承宣而涼德挺災非氣致異  
迄荷聖朝之鑒僅從鑄免之文甫再闕於  
旬時既即康於祠原尋膺詔東復界便麾  
列坡題之故鄉為西南之望郡厥惟寵異  
猥及庸虛茲蓋伏遇某官精識邁倫訂謀  
經遠謂收士報國乃為臣之分故達善引  
類不勸人之知凜乎有大臣之風以矣非  
時賢所及願如不肯雖荷夙知然自獲達  
以來亦知推分之守執事之庭既無端愈  
之迹主書之吏不識安世之名而曲為蟪  
未之容遽上公車之牘言敷事以處列聖

分使王尊乍賢於一歲之間而趨尚復於  
於六級之罰所階忝冒咸秩故常某敢不  
益屬後圖懲前覆觀過斯知仁矣此對  
為終人言公舉何私謝為我當以國士  
心之所蘊言莫能渾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七

啓

答眉州同官

祝釐竊庶滿秩是期受任典州饗榮已甚  
魏尚復爵於數月王尊乍賢於一暮矧嚴  
即戎之程申界疾驅之旨有蕃寵異猥建  
庸虛揣報稱之未能顧馳驅之敢後業賴  
同官為僚之助以收因人成事之功愧調  
牘之未能蒙慶緘之先辱傷弓者驚曲木  
方前顧以傷然折肱而為良醫冀後圖之  
或爾尚期叶濟庶保令終

答趙通判希存



馳鄭知之驛馬知子之來行周道之棧車  
俾余于役既不獲聞名于將命又未能致  
糗于隸人至厪弭蓋之先及假袖文之寵  
先施過矣復見恧然恭惟某官謙恭恪勤  
精明彊濟子游爲武城宰割雞焉用牛刀  
士元非采陽才別駕以展驂足閱時未久  
嘉績孔多豈惟序進於一麾將以儲資於  
三院某欽風既久識區爲榮知茲謬玷於  
左符幸甚密依於余搃君子至未嘗得見  
祗畏簡書公事畢然後敢私用稽報謝

荅州縣官生日

小人省毋適丁震夙之辰君子作歌載示  
祝延之寵善頌雖形於魯燕輕軒尚御於  
潘園既阻承顏莫知圖報聲應氣求各徒  
其類雖仰荷於抑存夙興夜寐無忝所生  
敢益圖於勉懋寸忱所述尺牘奚殫

生日謝李參政

麾去國忱警序篇之周四表開年又記  
門弧之設矧此瓜時之迨瞻焉謏背之懷  
年謂韞微至厪獎飾恭惟某官迪德淵靖  
猷猷碩膚間兩社之崇勛拓八荒之壽域  
鑑而右芥而左錚膏器使於群工細爲掄  
入爲宗尚欲兼收於衆善及丘園之間暇  
示鄉國之儀刑言念孱庸久棲蔭樾向得  
侍同朝甚喜今顧與先生並行身貴而禮  
滋恭氣同而聲相應酌大斗以祈黃芻有

旨酒而又嘉肴某拜大况之稠重省微私  
而愧揚俾爾戲較降爾遐福既形善頌之  
詞揆予初度錫余嘉名正懼所生之示求  
言銜戢莫既敷荼

謝劉潼川光祖

銅虎分符恍十年之去國金龍錫節黍一  
道之觀風拒服寵靈未知報塞竊謂司政  
典獄匪惟刑暴詰姦民曰嘉師吏云天牧  
將以欽承明命迪禁群彛推至公而無私  
不得已而後用閣實其罪尚曰審克如得  
其情猶當哀矜黨訖威徇貨之相仍或折  
律貳端之不免惟明克允何擇非賢而某  
涉學淺蕪直姿蒙竊徒守恹恹之自信不

疑皓皓之易汗既辨聘幣之三學校失轡  
之西靖共爾位寬綽厥心惟知迪畏於天  
明每用訪求於民瘼正虞踈拙以速譴何  
敢圖出命書中宸速渾司刑於梓部既揆  
量而莫籍信吹獎之有由恭惟某官望實  
俱窮年德彌邵氣雖和而內介養既熟而  
道凝三朝老成出處繫時之否泰四海人  
士視聽惟公之表儀藹然司馬居洛之餘  
凜乎元城過泗之望倚輦輿屏招示眷懷  
高名已薄於前脩餘論加尚於後進是宜  
孤陋亦玷將明某控避莫皇瞻承孔遜銜  
命而使頌拜仁人之言明刑之中黨齊上  
評之治厥為感荷未既敷陳



賀張運使

恭審陳臬告或將輸申命侈英函之有端  
嚴崇陰之未移號令夙孚聽瞻彌登恭惟  
其官風姿端邵性行肅明足躡天根偉穹  
標之絕俗句出月脇猶餘事之驚人發負  
時名久諸世用言論風旨居多前輩之典  
刑本不源流按作後來之圖簪抱丹心而  
向闕紉白首而為即煌煌顯聞之維休曹  
豐英躔之徑上為鱸尊而去國奉龍篤以  
察州粵是東藩實勤西顧肆詠皇華之遺  
式嚴駢乘之行民之情偽盡知方夜心於  
勞來獄之大小必察准單慮於平亭陔維  
挈持早有大體囊篋細碎復綴精思非從  
惟從雖畏勿畏微矣今大夫之為政展馬  
占君子之用心乃放漕引之除以蓄禁遊  
之望某欽聞異數喜汲同心遣八使以巡  
行微叨並命對兩臺而聯治將嗣前規懽  
作既殊敷榮冒整

除潼川運判謝宰執

攝官承乏無補將輸滿歲為真誤叨申命  
撫江山之維舊恍雨露之更新伏念其自  
歷試於外庸處躡乘於使傳且庶獄小大  
之比與常平款散之宜揆以短才一之謂  
甚胡然誤東二者得兼矧漕寄之所關於  
坤隅而尤重豈簿書之是務抑澄按之當  
先况建學立師將助秩宗之典而量能授

任又分選部之衡自昔倣名已慙代對于  
今即拜寧不疾顛明時何至於乏才使指  
豈難于改畀不圖華遣存及寒蹤茲蓋伏  
遇某官德器恢宏機猷肅敏以吸引人才  
為己任以扶持公道報主知惟配美於前  
修每鍾情於後季肆令己誠亦玷真除某  
控逆未皇稟承惟恪才非數器安能左之  
有六之宜芘切萬問庶幾彼無惡此無斁  
感藏攸寓敷述難周

生日謝親友

四十四而佩魚符偶叶香山之詠六十六  
以數亥首敢希絳縣之年有嘉声氣之應  
米無間山川之悠遠特貽問遺爰託鱸微

顧景自憐正蓼莪之廢業幸生何益慙逢  
天之記辰視報未皇銘心徒切

通安少保定昏

通婚姻於寒裔雖荷降尊託繫援於高門  
獨慙耜大然而處富貴有道遺子孫以安  
切窺貽後之良謀深嘆厚倫之遠識尚以  
單平之迹懼沾趨附之嫌况又聞孫早著  
於賢補息文未安於姆訓循墻以避揣分  
所安忽承行李之來首拜委禽之辱幣必  
誠辭無不腆肇脩未好之儀身愈貴禮則  
茲恭彌切高風之仰曾微衛報徒愧魯臯  
被召謝宰執

方地千里曾微共理之勞圓窮九重忽下



持招之命荷恩異其揣稱茂如恭惟列聖  
之舊章最重三微之首序於百辟會朝之  
始先四方祥瑞之陳其後易之以大吏之  
拜除次焉則從臣之遷擢必推物望以謹  
歲端矧今效珍島夷陳錫方夏觀聽肇新  
於遐邇招延宜及於耆英而某才弱而質  
蒙學疎而伎諷並緣科第陪遊班行逮歷  
試於外庸凡再躋於嚴召由按刑而將曹  
與分闈而守藩寵異狎來叨塵殆遍况災  
患久嬰於風志而聰明不逮於前時敢圖  
宣室之興思尚誤公車之召對且即孟陳  
之旨俾聯泰茹之征藐是孤蹤豈其自致  
茲蓋恭惟某官訐謨濟美卓識鄰幾念大

臣者事君以人故虚心以應乎物而安國  
以積賢為道故引類而聚之朝肆令采摭  
之不材亦玷工師之並蓄某屬拘近制莫  
遂控辭敢愾然於幣聘之三躋樂與於嘉  
魚之什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仰窺效美  
之心是訓是行近天子之光黨遂陳前之  
志厥為銜荷未究敷荼

除兵部郎官兼史職謝宰執

元會允庭興念校文之舊便朝賜對叨陪  
同武之聯仍兼細史之華不廢操觚之素  
寵靈狎至報稱奚任伏念某階緣常布之  
資陪厠縉紳之後內焉館學之清遂素其  
位而安行外而州縣之煩勞何所往而非

學粗有見於屈信消長之分故無累於進退淹速之間會重譯之效珍即三朝而受瑞上儀肇舉師聽攸傾而乃動遐軫於表臣下特招於中宸且敬事則命以始既嚴出令之初使非道以陳於前是昧責難之義首論人心之廣狹次言國勢之重輕規摹濶踈意嚮迂腐方俟報聞之命俄驚寵渥之頻列屬南宮猥從諸郎之後屬辭東觀與觀大史之書徒志效於一官而得兼於一者襲榮為懼拜寵知歸茲蓋伏遇某官器懷閎深局度寬雅合臯合稷天知許國之忠若陟若賢人仰傳家之學念方寸恢乎其正大而兩間賴此以扶持拓開鈞

鎔儲蓄人物致使寒微之迹亦行格擬之公其敢不惟既厥心不負所學公周六典贊統師平國之規作宋一經免閔筆含毫之誦辱為感荷未究敷茶

曰蔣狀元重珍啓

恭審錫第巖宸冠名多士帝嘉讜論首錫揭日之名天啓脩途為捕生風之翻恭惟某官氣資端厚檢履醇明厲志軼群懷孔聖無聞之懼賦詩見志慕鄒軻不動之誠當今茲願志之時論古者為仁之要有測但至誠之意無矯激近名之心亟登乙覽之榮擢實甲科之右正人輩出元氣攸關某曩佐春官幸窺朝采方自快景星之瑞



已袖銜連錦之書論說無疑忠鯁既符於  
上意榮進素定特循願謹於前脩

回蔡狀元仲龍啓

恭審顯膺親策懼亞倫魁天錫龜朋薦本  
朝之上瑞史占雲物慶神氣之有開恭惟  
三官迪德粹明飭躬端厚上鈞天而奏伎  
得寸地以推才歷陳徃昔之條章按作方  
今之惜則一梟不入帝為盪嗟再擲成廬  
衆驚絕叫惕貴名之日月為直道之金湯  
某再點周行隅逢盛舉數公卿於十載當  
遂復先朝之規計温飽於三塲宜一洗俗  
儒之陋

回趙狀元發啓

恭審才推寡二名列魁三奪大庭儘句之  
傳啓盛世風雲之會恭惟某官清姿邁俗  
敏識隣幾浩養賢關未嘆六年之遲久宗  
輝聖域坐唾百氏之支離借手大夫而造  
丁朝先詔老生而為之對貫以堅凝之說  
參諸通變之方亟膺乙覽之榮擢實甲科  
之右行隨言著名與實俱某曩以庸虛謬  
常品日幸不迷李程之日敢謂傳和雅之  
衣三人同行已喜師言之惟允一第恩子  
更推遠業之是圖

生日謝親友惠詩詞

小人不知紀年已邁河圖之數君子淡交  
如水遠依崧極之聲爛其龜采之貽重此

蓼我之感伏惟某官才資粹正藻思頻華  
雖識面之方新而知心之維舊來觀光於  
畿邑因論契於鄉扮發為善頌之詞曲記  
載生之日而某質弱而志不遠齒長而學  
益荒自塵豹裘之聯架切鷓梁之愧眉壽  
無有害莫稱好辭頭臚豈不知更期然誨  
除祕書監謝執政  
引類而聚之朝方愧容臺之濫選敬事而  
命以始又頒冊府之除書一何三載之逢  
辰兩被元正之出綈恩榮有赫稍塞無聞  
伏念某學不適時才非經世徒旁緣於科  
第早臨側末班行燃天上之青藜幸分夜  
照望日邊之紅杏獨倚秋風迺邈蜀道之

歸父分神山之隔氛埃滿袂憂患熏心迷  
路堯花恍記劉晨之誤八成陰梅子幾期  
杜牧之重來償十九年更歷之微勞埋五  
十卷校讎之舊夢靖循僥忝有相會逢茲  
蓋恭遇某官迪德靖夷受才膺碩炳國家  
之龜蔡公人物之量衡每惟列聖之成規  
莫重三微之首序門施行馬慨楚客之曾  
窺野有遺簪動少原之遐念肆令晚陋亦  
玷清華某敢不益所未能脩其可願星躔  
奎壁已瞻槐影之婆娑雲氣蓬萊尚想紫  
陰之蔽芾誓堅素守勉趾前脩

除起居舍人謝宰執

東壁圖書方理重來之夢右坳記注忽疇



已試之庸拜寵便蕃拊躬震惕載考廷中  
之盛選莫如柱下之清班君舉必書操立  
索典墳之筆王行則從欽起居出入之司  
地禁而職親天低而日近屬車豹尾陪漢  
侍臣前殿我眉號唐供奉於皇我宋益遴  
厥官諫書許其直前經幄使之入侍豈但  
記言而司過抑容陳善而責難茲惟稽古  
之榮必屬爽邦之哲而其少亦有志壯而  
多艱聰明不及於前時名實未加于上下  
偶茲承攝甚矣僥踰且天生物必因其材  
寧以非材而妄授器與名不可以假况於  
久假而不歸明時未至於乏人異數俄頒  
於弗績莫遂循墻之避但懷乘器之虞茲

蓋恭遇某官謨明尼以憲邦道廣足以周  
物閱天下義理多矣嘆當今人少而然托  
開化鑿儲蓄善類念汲黯以數止諫不特  
居中而蕭生之更治民蓋嘗補外肆稽伐  
閱併用超遷某敢不夙夜在公靖共爾位  
一日二日罔特察明命於時幾大書特書  
仰以垂將來之軌範不特素守是報深知  
賀皇子國公誕生皇孫劄子

恭審帝胄綿休文孫毓秀宸懼允洽民氣  
咸和恭惟皇子國公迪德溫恭秉心端厚  
淵陸離而中度王孚尹而含輝仰承燕翼  
之謀爰叶熊占之夢世之不益隆周室  
之本支國以永存至啓漢家之苗裔有室

大統無疆惟休某叨侍嚴宸幸逢熙旦  
計載路已現嶽嶽之姿蕃衍盈升更兆  
繩之慶厥為忻躍罔既敷榮

生日謝人惠詩詞

身年四十七正感懷白傳之詩眉壽萬有  
千敢辱既魯侯之頌先施厚矣自揣缺然  
伏念某材能不及於中庸名實未加於上  
下素養奚補孤天地亭育之仁考季無成  
虧父母生全之德矧此誕彌之候尤深罔  
極之恩而某官懷舊不遺好仁無倦記此  
蓬失桑弧之日貽以鈞章棘句之文揆余  
初度錫余嘉名正懼所生之忝俾爾單尊  
以爾多益敢當善頌之詞徒劇銘心莫知

報德

謝安監丞

納幣

賦標梅之實亡願為有家親御輪之周二  
取辱令子方馳驅於蜀道來造託於湘流  
先之以幣帛之將申之以竿牘之問不遺  
粟施來告會期云云醮子而親命之既勞  
遠役醴女以俟迎者謹踐成言

賀范帥子長

得之嘉定府教授魯

革

自天進直易地逮藩六年分南定之弓玉  
闕未老一日返東渚之旆棠蔭不移譽命  
夷來師言維穆某官賦資剛介秉行粹夷  
蔚然蜀國之流芳展也岷陽之問氣義論



編河居多前輩共刑之言風節崔嵬耻歟  
權門爵祿之餌寧問麗眉之卽省不爲識  
面之臺官開下木之門或謂迫斯可以見  
矣知陽貨之饋乃復問亡而往拜之以一  
身自任之不輕故十載外庸之不辱今當  
彊事釋騷之日屬有人物鮮少之憂不恢  
好生之心優示弘入之度尚一方之偏愛  
使大惠之獨私徽祖龍蕃更資均佚浴麥  
塗閣庸表陟明雖符五袴之恩然尚鬱  
入荒之望某侍同朝而自昔復聯事以有  
年代大匠斷以不傷皇知其後入善人店  
而與化黨始于今願疾其駭斯拱以俟  
重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八

啓

答靖州士人生日

抱五三六經之傳少嘗有志閱四十九年  
之序久乃知非矧以戮餘藐然遠屏莫省  
我辰之安在有慙皇覽之揆初敢圖善頌  
之詞猶記載生之日考冉冉兮將至拊事  
憂傷芳菲非其彌章絮茲報稱

答衆官致禮者

云云同前至

揆初而某官會面雖新知心

維舊託慇勤於醴幣申繾綣於歌詩爛其  
晷采之貽重以蓼莪之感老冉冉兮將至云

月前

海峇生日惠詩

民莫不毅感羨義欲報之息天之方濟增  
常棟孔懷之賦揆辰安在傷已于罹况內  
哭之相仍紛遐憂其未熬有來善頌垂記  
初生卻之卻之不恭受之受之何義五十  
不足畏已莫贖往愆一言可以行之尚微  
終誨

生日謝人惠詩詞

小人不知紀年閱五盈而如一賢者樂告善  
道記六物之有初載唯久放之餘倏邁始  
衰之歲任重而道益遠齒長而學不加觀  
相煦而相濡不以規而以頌日居月諸胡

能有定雖行止之未期夙興夜寐無忝所  
生誓始終之知勉

又謝守倅

我生之初尚無為慨中身之寡遂詞人之  
賦麗以則曾下躡之不遺荷賜加隆拊躬  
知慙伏念其少亦有志長而多難矧惟久  
廢之餘倏邁始衰云云

生日謝守倅以下惠詩詞

止離騷之國三閱流年誦皇覽之篇四驚  
初度於焉信處豈不懷歸深虞罪罟之靡  
夷復念劬勞之罔極有來善頌垂實孤蹤  
爛其朝采之貽記以門弧之始今朝五十  
初過二正哦蘇子之詩明年半百又加三



徒重白公之嘆更期終誨益厲後圖

荅靖州時官士人惠生日啟

百年彈半叶黃州再閏之時五十加三起  
白傳懷歸之詠豈但父兮母兮之感寧忘  
國爾公爾之憂報稱未能省循莫措曾謂  
始生之旦驟蒙善頌之辭疑甲子之紀年  
問庚寅之初度羊牛下括雖見思行役之  
無期鴻雁于飛正興念劬勞之安宅願言  
終誨益厲後圖

荅靖州范倅中啟

茶審上最一同升華半刺雲霏霏其承宇  
尚懷辰淑之遊山靡靡以旁園又遡黔沅  
而上滌龜肇始環雉生先伏惟某官迪德

靜愛秉心端亮鍾武夷之間氣擅唐杜之  
名宗訓鷓鴣馬川牛刀游聽絃歌之奏別駕  
以辰躡尼平分明月之輝厚為資望之儲  
爰啓清華之武某猥錄疏竊自取因拘地  
寒未脫於曩愆天幸復依於初政左圖右  
史雖安上以無求上雨旁風知在之有  
所

生日荅衛沅州

七年遠屏尚嗟天意之方濟六物不靈莫  
肯我辰之安在正切垂孤之感忽驚連錦  
貽某官氣粹而質明才周而行敏濟來裳裳  
之方沃揀華鄂鄂之交輝屬剖符銅竹之  
所念將分金蘭之舊父岳遐裔實在鄰封

免矣而班固學奚爾生之適際鷄棲而牛  
下估獨共役之無刻乃因揆度之初特寓  
懷人之意而某俯泥弗稱拜祀徒慙却之  
却之不恭受之受之何義誦屈子沅歌之  
四宮世餘芳賦衛公淇澳之三歌期終篇  
東朝介壽式頒慶渥之新北闕疏榮盡復  
即階之簪仍通班於書殿併賦祿於殊庭  
拜命便蕃拊躬震悸伏念某賦資庸下涉  
蕪淺蕪每唯言語侍從之臣宜效叔納論  
思之益而才疏不瓦以瘠弱用識闇不足以  
周事情况有未薪之憂莫施橫草之報尚  
頌明良之曰德曲垂涵覆之異恩矣下愚

之不移致衆駁之交至削官三列竄迹五  
谿正使長流夜即亦自貽於伊阻惟懼盛  
先朝露將來棄於明時不知成月之屢遷  
忽訝寵靈之狎至盡復青氈之舊以增書  
錦之光併以真祠示之假寵豈但迢流於  
近矣亦絲變越於前聞有隕自天孰為之  
地茲蓋伏遇某官迪德仁厚秉猷願膺捧  
令四海奠於于京故取一夫不被其澤靡  
憚陳前之屢載新錫命之三途使孤蹤盡  
蠲宿愿某敢不敬修其可願增益所不能  
大罪既極優幸為厚情而於宥無常職以  
賜於上復竊祿以還歸疇報洪私誓望素守  
答雲卅州方簡定婚



顯頭大王之昭彙推名閱遼之畢萬之後  
自拽衰宗使絲蘿之好益稠抑草木之朱  
相似共惟令姪判院學士才姿端厚業履  
粹明夙指東宋坦膺之賢偶負南閩采蘋  
之訖是用子同產二子以承宗繼禘之宗  
甫偕鳴鳳之占首辱委禽之賜未揚揆矣  
既久辱於深知使女女焉用不嫌於非耦  
答楊廣安給定婚

夫歸所生若而人 不以妄許婚姻之故不  
我宿奚其適歸既先行禮之來敢後投瓜  
之報共惟某官夙以風誼著於月訐祗厥  
父事懼傷考心思爾舊如肆來新特念兩  
家生子固相從於童牝之時而二人同心

又有出於聲利之表特屈階庭之玉樹俯  
詢家室之季蘭所謂有是舅有是甥固安  
敢必若曰無失親無失故則尚庶幾板附  
之誠敷茶曷既

答馮叙州邦佐謝武侯朝碑感

孔明五月渡瀘著忠勞於楚道景耀四年  
立廟限禮秩於沔陽雖後來祀典之章  
而故國叢祠之久第不有浚明之識孰崇  
開濟之勳伏惟某官為特碩儒輩古循吏  
慨卧龍之遺烈拊麗牲之斷碑自肇祀於  
壬辰已三周於甲子扶輿磅礴鬱積之氣  
實鍾是人昭明焄蒿悽慘之情如在其上  
乃崇祠宇以晏神娛不鄙謂予盍書成事

適濫分於相寄獲祗謁於廟垣銘錦江三  
壘之甘棠悵莫追於裴相誅黛色霜皮之  
古柏徒有感於杜陵姑憑不腆之詞敬拜  
先施之辱

瀘州到任謝宰執啓

王三錫命誤新渥於松階國十爲連黍舊  
封於梓部莫俞與擯敢後寅車其才不道  
時學惟事道際遇兩朝之久踐揚三紀之  
間爲詩遺王名曰鷓鴣孰知周公救亂之  
志取彼諸人投畀豺虎惟識孟子傷讒之  
心尚憑高廟之神靈更賴天王之明聖反  
湘纍之初服釋楚繫之南冠訖俾生還誓  
厄報矧又授鉞於赤甲白鹽之下子應

於玉堂金壁之間猶未厭於宸心復滄頽  
於閩寄地連巴益分四千五百虎行之符江  
接梓渝理十六載龜琴之夢維時多故歷  
變方新民夷自侏儻獲雜之難齊郡國有  
赤子龍蛇之未定而民力張弓之莫弛邊  
勢瘠瘵之方揚豈惟鷄在梁之羞抑亦蚤  
負山之懼厥爲忝冒適出會逢茲蓋伏惟  
某官慮周四方澤被萬有恥一夫之不獲  
惟四事之仰思不棄遐蹤致叨隆委某敢  
不仰依覆燾勉策疲篤擗落旁來諭以國  
家之威信封疆謹固庶幾生聚之底寧

答生日啓

九十五年爲五章已嘆三章之云邁三百



六旬有六日又逢當日之始生念夢我顧  
我復我之思重皇覽錫予名予之感敢圖  
善頌垂賁哀齡鮮人情之相公借古誼而  
弗協蓋稱壽固存於函魯而記生實肇於  
隋唐凡見諸先正之文未有若中興之夥  
杜蘇所賦惟施同氣之親京檜以來直作  
歛財之具甚者貨利相覲而禮亂上下交  
征而國危以前世之事觀之則今日之受  
非也敢因來教併誦舊聞

賀鄭丞相清之

出命九重登庸二府崇甘盤之舊學著調  
昂之新功方茲地節親政之年赫然天章  
責治之意丕平所感 命維休竊觀易道

之微無如時義之大玩理于會通之分沈  
幾於變化之神方曷時之未然寧歲器以  
有待故乾在下則潛龍勿用屯其膏則承  
馬班如或需于郊或需于沙或貴其頭或  
貴其趾或且安于坎坎或退守於謙謙脫  
事會之方來豈幾得之可失故坤之三以  
時而發後之四惟道是從解既得中著有  
性厚吉之戒益雖居下實利用大作之時  
井而沈至有齷齪之凶豫而勿疑為蓋著  
之得嘗原天地之運化以驗古今之屈信  
何示人之昭昭而聽我之藐藐蓋相於急  
失者闢大體而安於小成者乏遠圖敢因  
師友之舊聞作贊朝廷之先務竊惟仁哲

親政之始實唯章宣稱制之餘皆靜觀者  
十年而奮發於一日然而或以厲精爲一  
代之興辟或以蹛誤生百年之厲階乃知  
曉諭之初實係安危之判矧一二日萬幾  
之遷至乃四十年大劫之倒持士習於茲  
利皇恤其他俗休於積威不知有上典章  
浸泯庶取蔑聞不及今解弦而速更將自  
後整齊而無及歲故消塵之報敢脩固陋  
之弊且三省有違令出令之殊自王蔡擅  
朝以後重在都司而三省之屬不能制其  
可否二府有同班合班之異自秦韓東國  
以來惡人與已而二府之事未嘗更相是  
非尚書特奉命之司胡爲有先行之筆都

堂爲聚議之所何者罷入之端蓋諫耳  
目之官但見書名於紙尾給舍喉舌之寄  
未聞駁正於詞頭於是朝有韓盧之朝有時  
祇伍百之謗又其甚者請終言之翰苑受  
命于禁中掖垣代言於閣下今或先教旬  
而呈藁斷無楊大年因三壞而求歸或後  
累月而草詞亦非劉原父以九制而被遇  
凡口論思之彥例蒙獻納之譏日善類爲  
好名指直言爲歸過於禁庭宣召無懼  
留身二史直前百官輪對帥守監司之陞  
奏臣民庶士之匭封劄日具文習成結舌  
火既燃而強寢疾已劇而忌醫俾躬悉付  
莫肯念北河此列二十四郡獨無忠臣雲



南度數十萬師反以捷至奚暇爲事君矣  
社稷之慮六抵皆全軀保妻子之臣幸積  
瞻之割割亦文切辭也分寓也值大明之  
臨照剝之無咎一陽久處於五陰之間剛  
長乃窮一陰宜決於五陽之末於皇盛舉  
允屬通儒茶惟某官精識足以慮微計謨  
足以經遠有嘉謀而告于內尚周忠良頭  
之風持衆美以效之君得唐相彌縫之用  
鮮光塵之外合而水藥之獨持自建學於  
中興既閱年之九十豈無大科異等由共  
而致通顯亦有文人才士隨世以就功名  
然而章章乎正大之情卓卓乎庶偶之行  
祭以親見復乎前聞是膺一德之求絕出

羣臣之右當軸處中曾幾何日拔茲扶善  
己若而人子儀徹樂黎幹咸馳奠匪精忠  
之親感承宗削地張弘討賊咸欽處分之  
得宜某尚陳狂瞽之言仰贊聖明之政公  
卿幸得遭遇不勝王陽長策之憂經制有  
所持循竊陳賈傳太息之請以是知我罪  
我惟公進之退之

荅生日 丙申

衡殿斗魁枕參方前拘之建未牛奮角箕  
張口正生物之當辰不自我之後朱室招  
人之謗譽名雖濫得責亦相隨閱寒暑繞  
一周涉水陸二萬里投畀虎而虎不食方  
將勞歸士於東山問於鵬而不言忽又

圖爾居於南土譬舟流之不知屆如行邁  
之靡所臻有來善頌之辭爰記始生之日  
期以萬有千歲之壽忘其五十九年之非  
豈不懷歸實迷途其未遠於馬信宿聊假  
日以消憂所望久要更垂終誨

回生日啓

得之嘉定府教授張羣

無所聞知起四十頭顱之莫有來頌禱挾  
五千文字之習荷臭味之相投被光華而  
下飾其官淡交如水高義薄雲爰矜未路  
之蹤偶及載生之日其風肆好壘壘真情  
承筐是將渠渠厚意撫微躬而增惕拜大  
况之稠重揆余初度而錫余嘉名正懼所  
生之忝俾爾歌穀而降雨遐福敢當告祝

回諸公生日啓同上

分竹峨陰慙乏暮年之化雷孤門左笑虛  
三紀之移既占紫氣之臨復枉清風之頌  
麟金寵甚報致缺然繫雅睦之弗遺撫深  
棕而知荷將所學也乃以願於以十受言  
歲之其敢墮於大况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九

神道碑

頭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許公奕神道碑

嘉定十年女真敗盟首犯淮漢其冬闕蜀  
剽西和批天水奪散關明年春四川制置  
使倉皇進治利州大將敗亡相屬公遣忠  
義人忿於散遣之令於是西和成州及河  
池栗亭將利大潭縣莽為盜原羽書押駝  
蜀道震擾頭護閣直學士許公時守潼川  
先是公自遂移潼積以時事為憂會前起  
居舍人真景元德秀以書抵公曰昔侍右

均因直前爲上言人才進退消長係天下所以治亂開陳未竟上忽宣諭曰許奕骨變德秀對曰誠如聖諭公得書感激至泣下益思所以補報會成都路漕臣梁綸以邊遽關移公頓足呼曰事急矣吾不言而誰言乃具錄以聞因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西蜀仍給降詔榜信賞必罰以獎忠義以收人心刑獄使者丁必稱亦請羣名以聞上得奏申夕封付宰臣明旦奏事又問宰臣方以蜀近事對蓋彊吏驛聞而行理後至耳遂詔綸與待闕州郡公知必且得譴獨念夙被殊尤之知今不忍坐視狄難不足爲上言也又奏忠

義人雖已就招而虜禍固未已也况忠義之招躡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攸濟且斬將之人未聞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至頭而不決將有後時之悔既又上書丞相涉筆數千言御史劾公欺罔秋八月丙午詔提舉隆興府王隆萬壽宮理作自陳先是以言者論公牒避親舉人過教降一官至是未數月乃以詔書特復元言改提舉嵩山西京崇福宮距前命纔一昔或者旋悟言者之過乎公念歸已久及聞命趣治裝置酒與丁君別握笑如平生忽感未疾家人請毋行公曰吾歸乃愈遂自力登車迨歸氣躡浸平惟彊事之憂終弗



釋也十二年春二月虜忽大人擣河池大將吳政陷陣虜遂破鳳州漢中趙大安中外喧沸公聞之憂悒不自聊而疾病矣即上章謝事且自占遺奏曰臣自念本非衰病初緣偶染微疴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疾而爲諱及針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靖思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脉絡不通之故凡三百餘言率以身躰國如呂中丞告老之語家人環問終不及私以二月己酉屬纊享年五年嗚呼自吾有狄難能無所顧畏空臆以告吾君者幾人乎邦伯師長胥動洵言邦君御事罔不返曰艱太殷同之君未嘗有一語詰其

非也曰尚皆隱哉曰允蠶繅寡哀哉曰隱曰哀凡皆動於志誠惻但殆欲君臣上下共推以心以圖濟國事方懼其愧之弗屬也而敢孰何之乎嘗哀公之忠而不見察也爲文以吊之曰籍令過實主耳公耳魏高平侯文靖公李敷奏四方盜賊災異是卷卷者今昔一意數不加罪一已見忌蓋指其也其孤象祖兄弟讀之慟曰公必知我父者十三年春余過其家進諸孤問纒葬故泣不自勝曰吾世墓在甘泉鄉之癸山吾將以吾父祔而挽於史巫之紛若執事盍爲我決之乎余挾日者往視之則皇考資州君之左亦惟癸食象祖入白其毋

遂卜以十月乙酉即窆既又再請於余曰  
識寤之文非執事誰屬嗚呼與公同升今  
適後死弗忍辭也謹按許氏系出姜姓大  
岳之後也自元公結爲楚戚廷于容城子  
孫有家咸陽者唐中和間扈駕西幸遂家  
于簡公之曾王考載故贈朝奉郎王考國  
故任朝請郎通判瀘州皇考延慶故任朝  
奉郎知資州以公貴兩世皆累贈大中大  
夫妣碩人劉氏初瀘州有二子長即資州  
次曰延之終承議郎通判遂寧府方瀘州  
之卒也資州未冠遂寧未聘也兄弟相依  
以立其後資州年四十未有子遂寧取勾  
氏生公遂以爲之子名奕字成子任補將

仕郎階迪功郎調遂寧府長江縣主簿丁  
內艱服除調潼川府涪城縣尉舉慶元五  
年進士時韓侂胄排擯吳已中外多事公  
拔舉慶曆元祐事勸上以靜爲治上  
覽奏篇親擢爲第一授宣義郎簽書劔南  
東川節度判官到官未暮年以遂寧卒特  
心喪嘉泰三年五月召赴行在明年五  
月造朝授秘書省正字廷校書郎兼吳  
興郎王府教授尋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著  
作郎兼權考功郎官開禧三年遷起居舍  
人明年改元嘉定爲通謝使聘金廷起居  
郎兼權給事中使還除權禮部侍郎俄兼  
侍講陞侍讀二年十月遷吏部侍郎三年



正月朔兼脩玉牒官三月又以給事中闕  
官申命兼權八月除頭謨閣待制知瀘州  
五年二月除知葭州表辭不行十月改知  
遂寧府八年七月進龍圖閣待制九年七  
月加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十二年八  
月進頭謨閣直學士致仕階官自迪功郎  
改授宣義郎積官至朝請大夫贈通議大  
夫爵封自陽安縣開國男至郡侯食邑自  
三百戶至千戶公試吏部判使王君勳  
所知攝屬刑司論議平允識者固已眷之  
佐東川莫府思職勤事無盛氣矜色召爲  
館職故事三人及第率得超進公例由五  
遷以長著廷嘗與唐安張伯脩從祖及余

凡三人約遇下直非報謁問疾及休沐之  
會毋出其後公拜起居舍人侂冑語人曰  
蜀士政自佳未嘗有私請謁於余者蓋爲  
公等發也兵端之開士鮮不揣摩以希進  
公獨移書侂冑謂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  
不足以當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  
急惟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無事  
時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總領王入也  
而聽宣撫司節制或爲恭謀廟堂之議外  
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禁衛單薄  
又奏乞將職吏頭著者必加鞫勘永廢勿  
用凡特旨放行以啓僥倖者亦宜遏絕  
所言皆用事者所不樂也蜀盜既平以起

居舍入往四川宣諭軍民公謂使從中遣  
必淹時乃至既又徒云犒師而不以旌別  
淑慝為指皆無以慰蜀父老之望宰執是  
公言乃改畀京湖宣撫吳玠便道入蜀人  
謂公知大體公每嘆今左右史絕戾古意  
因歷舉元豐王存及隆興胡銓嘗所論奏  
極言其弊其畧曰今前殿坐則侍立官從  
東朶殿徑過後殿坐則臣僚奏事畢方升  
殿近舖坐面西少立所聞無公事所見駕  
輿而已未嘗有一事可得而書 陛下總  
攬之初謂宜一正前失今後如遇朝會起  
居即舍人分左右立如常儀前後殿坐則  
今輪當侍立官由東朶殿徑至 御坐東

南面而立豈惟獲聞 聖訓傳示無極抑  
使臣寮奏事不敢恃 陛下如天之變而  
肆其頽僻上以其疏下禮寺秘書省討論  
時上下既苦兵大臣求成于虜帥者三上  
疑小使不足依擇見大夫銜命往議之及  
彊則勞逆之使不至久乃與其屬以書幣  
還會侂冑以誤國即罪虜益逞于我朝廷  
懲前悔謂無以易公公亦受命弗辭與家  
人為死訣詣執政趣受指請行期執政顧  
公曰狂虜要素議未決者尚多今君往柰  
何公曰奕有言非特今日矣議和之初小  
使方信孺自虜還特要素索之目以來朝廷  
下兩省集議奕嘗謂虜人久困於兵未嘗



不欲和特倔强不肯自己出今中國務在  
息民雖小屈所不較然宜於要素之間審  
所從遠如增歲幣歸虜俘或可爾外以其  
可從乎奕又嘗舉富文忠答劉六符語及  
王倫受趙忠簡指請以所不可從者死守  
之今非行其所言之時也會小使王拂至  
自虜營以其書來要素未已又詔集議公  
以嫌乞不與議退即治行然虜自聞遣使  
漸不敢桀旋脩館近之備朝廷謂和有緒  
乃以通謝使致命焉尋除起居即以國事  
未齊力辭不許虜聞公名自廷使至廝走  
禮接甚恭虜酋方避暑萬寧宮他日泛使  
館祖宮凡二十里騎而往還苦之酋特爲

公選內迨燕射凡破的十有一而官矢下  
與仍卒成還奏上優勞久之公復奏出  
以和爲可時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屬臣進  
退之權復歸于我客有以使事賀者公撫  
然曰是豈得已者吾深爲天下懼之拜禮  
部侍郎臨六事以敷削橐不得聞二年春  
請補外不允時諫官王居安傳成伯以言  
事去職公上疏力爭之其後又因災異申  
言曰十餘年來上下以言爲諱士節槩瀾  
國之精神索美作而強之正在今日今諱  
官無故而去者再美以言名官且不得溢  
况疎遠乎文論用兵以來資賞汎濫僥倖  
捷出宜加裁制准東總領所糧券於未用

兵時增四萬餘人邠州所增至五萬人而  
殿步司招填未已亦宜止勿復補又因夏  
旱求言上疏略曰問者暴風雨雹正晝常  
陰星變見于上蝗蝻孽于下日中月光炯  
然陰陽乘和成災旱證狀當以實意行實  
政活民於此不可責償于禱祠之間而已  
也發內儲以救民病四方之民沐陛下  
赤子乎况如蝗蝻之作既有日矣迨至都  
城然按下禮寺講誦祭孰非王土顧及境  
而濯若守令之為者朕偶不至輦下則終  
不以為災乎又曰推臣之誅也下至閭巷  
權聲如雷而近來浮議漸謂不然蓋更化  
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逮也矣請

之所從生也又口內降非盛世事也王璿  
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僥免裴紳何人驟  
為帶御器職時應詔者甚眾其剴切莫  
如公公侍經筵務在開益不苟為誦說  
上既察公之中會侍讀章穎出逐徒客公  
攝進讀援古陳今析理華暢一日宰執奏  
事上迎諭曰許奕進讀極佳其遂除之  
公每讀至古今治亂以參言時事必曰願  
陛下試思設遇事若此當何以處之必  
拱默移時俟上疑思乃徐竟其說他諸官  
在旁皆竦而公發於愛敬辭氣和婉上嘗  
喟然曰如此謫論經道不徒設矣上臨  
朝淵默而公二年經帷數被詔獎攝官瑣



聞前後僅數月所論駁凡十六事皆貴族  
近習足以撓政體者而於封還故資政殿  
李士劉德秀之贈典及前中書舍人高文  
虎之奉詞上論尤題之三年六月甲子制  
揚次山除少保永陽郡王公上疏畧曰臣  
適觀揚次山制詞有可限尋章變換前聞  
之語是代吉者亦知其於典故有所不可  
矣國朝自元豐以來如曹侂向宗回宗  
良常淵吳益郭師禹皆以元舅乃得王獨  
也忠厚以隆祐盛烈故此不可以例言  
也最後如朝侂胄人不敢言卒之天怒神  
洞已事可觀今次山杜門遠權勢深得外  
戚之體而况中官儉勤令德最知古昔成

敗之鑒次山石兄也疏茅土之封前以嘗  
聞之乎且古外戚恩寵太甚然不徂外天  
道惠盈理所必至臣愚謂次山即斯宜特  
從所下既臨於恩在次山知止於義顧不休  
共貼黃又謂東宮四禮告以故事謹察  
之外未聞加恩親賢者也近者前秀王師  
揆等加封既非是臣不敢一一上清  
聽獨於夫甚不可者不容不冒昧一言如  
聞宰臣史彌遠方力辭恩命陛下宜  
曲從以成其美意疏入下報公遂卧家凡  
三上朝廷知不可留遂有瀘川之命過辭  
丞相問所故言公曰比觀時事調護之功

然扶持之意少非朝廷之利願使外廷  
詩可否同異以為朝廷助丞相聞之瞿  
然去之日禮部尚書章棖面對上顧漢  
曰許奕已去半開廬亦大郡令姑去章公  
乃追送出化關外具以告之士大夫徒知  
上固不以言為忤也其後又參以貞景  
元所聞習時之語而前事益信四年七月  
至瀘嘉叙瀘俱核夷壞嘉以西則成都路  
刑獄司主之叙以東則瀘之叙所主之是  
歲董蠻米在大入嘉之利店稅以檢得邊  
民官軍教戰不利西路創安邊司方窮治  
其事公詳夷黨二人逐質之以致所掠由  
是與邊司忤未幾制置司遣吏縱量瀘

叙隱城公言于大使安公丙訖止之委命  
以官田若干畝充普州學廩公再移書曰  
廩不為無學也又止之夷酋楊粲世服王  
官守白綿堡乞許堡為綿州事未行粲已  
浮杉板萬計入賈公慮其蕩水陸之險命  
吏驅出而及入之又以白安公且欲即其  
地建寨會夫剛以屬新尹范公子長俊為  
平泉寨疊是數事其不為苟司若其初安  
公亦有天功繞忘日問宰相錢公象祖出  
旁書以問公公喟而言曰士不愛一死以  
濟大難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矣奕願  
以百口保之宰相然曰公悉安公若以  
乎適守文公紹節宣撫京湖還亦曰僕願



盜百口以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委  
寄益事且公於安公蓋深相知者而職事  
所關必反復詳數以永其是其後安公鎮  
長沙士多畔去公獨與書跡往返愈數亡  
日士尤以是服公之素守云六年二月視  
事於遂寧成之東故有鬼公比歲水漲  
而西救饑是公乃浚東流故道為隄  
百交于西偏以異辭之人謂鬼是有功於  
郡而許異有助於鬼也又嘗捐教千萬緡  
以代民輸復臨茨之利以養士即按官為  
層樓跨以濠為浮梁亦為錢數百萬遂人  
相與語曰公淡於宴娛薄於厨傳儲五餅  
之緡罷不急之役凡以遺我也乃肖公象

而祠於學至潼川未暮歲霖雨壞城公撤  
而築之凡費錢二十萬不以請於朝也  
厚庸以鳩功不以勸民也明年夏大水又  
明年盜掠內郡人始知城之為功文嘗捐  
錢十二萬緡為十邑代賦且因邦人之欲  
修舉廢墜創淳化石丞張公祠建東南橋  
徙東山寺於涪城於火脫鹽亭於水於是  
潼人之歸德于公者如遂亦相與祠於東  
山迨公卒有哭謔祠者取呂氏元祐名臣  
給事中陶之元孫故大府寺丞凝之女  
二子男象祖承奉即前果州高克縣丞  
祖鴻祖俱承務郎應祖以後伯父熒鴻祖  
以後叔父契孫男一繩之公色温氣夷

見義凜不可奪如居資州之喪肆賻布教  
 百萬遂寧寺之出運勞還視隆興故事官  
 居守者一人公首以弟契為請特授迪功  
 郎免錢入官皆異恩也聞契卒號勸欲純  
 送死恤亦息意備至嘗欲行古社倉法捐  
 錢五百萬命弟契買善田試之一鄉自為  
 規約貧者月有廩歲晚有衣褐財粟而菜  
 疾者死舉主隨求而應者又不與也于遂  
 于遂復推行之嗚呼克是心也寧止於一  
 鄉兩州之近乎公詞章雅健字體端勁兼  
 通籀篆書其孤哀辭斷藁僅得毛詩說三  
 卷論語尚音周禮講義十卷奏議三卷詩  
 雜文二十卷始述多矣公自補邵凡九年

在外非公事未嘗以書至帝城而知無不  
 言則不以中外為間也劉起居光祖鄉先  
 生也知公為尤深其詩公之文畧曰有遠  
 古制躡處王爵侃侃論奏龜勉從之廷紳  
 曰然椒房不怡春秋尚盛而久於蜀寧不  
 我君靡皇成積廢靡皇急馳封章當寧  
 震驚乃罪張皇嗚呼公之心於是為暴白  
 矣然竊原公之初心固不願其言之卒驗  
 也尚申之以銘曰  
 先幾豫計人曰妖言後時而發曰如勿焉  
 先而可忽事至則跲後而可勿橫潰莫濁  
 允毅許公維忠維純遽令之運戚晚之陳  
 寧妖我先寧責我後有犯無隱則過乎辱



義理不效恐謏成風有聞弗告腹誅面徒  
尚於公言未全伺問我銘公心以勒于靈  
叅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致仕真公神

道碑

真公德秀建寧浦城人也字景元後更希  
元紹定六年十月上始親萬機凡在外  
服者不旬月間召用無遺公時以徵敵關  
待制知泉州於是進頭謨閣知福州兼福  
建路安撫使端平元年春正月至郡時  
朝廷多故中外臣民章交公車咸以召公  
爲晚亦思公不置厥四川內出手書  
除權戶部尚書人始知上意夙定特索  
於外廷耳九月丙午入見上謂公曰卿

去國十年久切思賢之念反復問對良久

越十日乙卯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二年正月己未差知禮部貢舉二月癸巳

以峻事復命三月戊戌忽以風淫感疾中

外皇皇問疾者皆在越八日乙巳除叅知

政事詔使宣召入堂公不能起累疏辭謝

詔再予告四月辛卯除資政殿學士提

奉萬壽觀兼侍讀五月甲午致仕其夕公

薨年五十有八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詔

贈銀青光祿大夫其孤志道護其轡以歸

厥八月壬寅葬于縣南之珠材上聞公葬

詔奉常以忠文易名志道乃狀其行而求

誌了翁喜觀先正司馬文正謂范忠文公

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後死則誌其墓了翁何敢以是自擬重惟與公同生於淳熙同奉于慶元自宝慶訖端平出處又相似然而志同氣合則海內寡二然則公之誌非後死者之責與竊嘗嘆天之生賢也不數幸而得之則又以黨論償興廢常熙豐變法之臣前後二十年逮元祐更化則韓富諸老已不及見而文呂馬范或疾或老矣紹興主和之臣操持二十年逮高皇親政則李趙諸賢已不及見而張胡歸自謫所又以厄於檜黨遲也累年而用之則餘齡無幾矣以公之年固不當止是然自柱史後

凡補外十餘年而後召立朝未三月又坐言事屏廢七年而後起幸遇聖上親政由郡移郡公之精力已不逮前脫使紹興於衆正之先枋用於始至之日則猶及温公爲政之歲月天下事尚有可爲者矣懷人感事可爲千古一嘆乃爲叙而銘之公生四年少師授之書已能一過成誦長游黨羣羣兒聚嬉則併其書而讀之年十五而孤吳夫人幼躬教育不以家事累其志同郡楊國瑞圭一見曰二罕貫項矣異人也以女女之公自年十八舉于鄉再舉登進士乙科授南劍州軍事判官或勉令應博學宏詞科公慨然從之開禧元年遂中



其選二年除大學正嘉定九年遷博士首  
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聞卜行人之遣  
凡虜所欲如增歲幣之數丞好臣之首與  
稱謂犒軍及歸附而徙之民一惟其意獨  
不滋媢我之意乎况使未越境而動色相  
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願君臣之間  
朝夕嚴戒干戈也次論比年以好異好名  
疑士大夫今改弦之初當先監以是月召  
試學士院越四日除秘書省正字差允御  
試編排官尋兼玉牒所檢討官二年除校  
書郎尋兼沂王府教授兼學士院權直三  
年夏除秘書郎六月輪對引先正劉安世  
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王安石秦檜韓侂

自揚而之楚自楚之肝胎沃壤亡際破湖  
相連民皆墜悍彊忍地天賜吾國以屏障  
大江使強兵足食為進取資而田疇不闕  
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  
不知收捨一旦有警則以長江為恃豈如  
及今大脩墾田之政倣漢搜粟故事願為  
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  
數年之後積貯充實瘼民父子爭欲自保  
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待擢釐皆為精兵  
退足以守進足以攻女真輓輹相持蓋  
非一日而吾邊臣迄未有得其要領者至  
如烏林荅忠之歸紇石烈執中之死並邊  
諸郡言人人殊他可槩見其亦當申飭帥

將明賞罰以嚴間諜秋七月又直前畧曰  
 臣竊聞韃靼之圖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  
 鹿鹿之所至獵亦從之使韃靼逐能如劉  
 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殫場相望便為鄰  
 國固非我之利或如邪律德光之不能即  
 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接隙而取之共充非  
 我之福昔李綱建議以為保江以南當經  
 理淮襄以為家計今淮有蓄海之饒有大  
 壑之利其齊民建閭易視虜兵豪民氣聚  
 相先能鳩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  
 之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於不足守  
 哉中興之初未暇及此講和之後則又東  
 於要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口敵之糧道

所出而淮陰無兵徒以山陽可恃然  
 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  
 若敵以重兵遮前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  
 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  
 危而江浙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口亦敵  
 之糧道所出而濠梁安豐城寧池狹兵備  
 單虞徒以廬和可恃然有安豐則敵始不  
 得以紀合肥有濠梁則敵始不得以走歷  
 陽藉有他徑可由而吾以廬和當前濠專  
 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其能長驅深入乎  
 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以非臣之臆說也  
 昔孫氏之保江左邾城雖小猶屯三萬人  
 今揚廬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



氏一郵城故綱又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  
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為非策臣謂今日  
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雖然又  
當重關外之寄今江陵建鄴雖名制閩事  
無小必稟命于朝又有請而弗獲宜於近  
臣中擇二人以鎮之而假之權汴都者我  
祖宗立郊社宗廟正南面朝羣臣之地也  
而虜竊居之夫列聖所以得宣靖所以失  
莫不由乎用君子小人之間願陛下赫然  
發憤而深思之臣又推虜既以遷徙來害  
頭絕貨幣移以犄軍修備其上策也削比  
年增數還隆興裁減之舊兵中策也彼求  
我與則無策矣今遠夷羣盜現吾舉措女

真涉伏亡在旦暮而奉之唯謹其召侮之  
端冬十一月除秘閣修撰江西南東路計度  
轉運副使陞辭首言待敵之策二次論鞞  
鞞與山東羣盜皆不可忽未又言議者以  
虜存亡為戚欣願陛下勵白強之志公  
數年之間論奏懇懇無慮數千萬言權相  
為之側目而海內人士抄傳誦詠於是萬  
然公輔之望中外無異詞矣八年春始領  
漕事其冬又言政宣致禍之由有十而終  
之曰臣觀鞞鞞無異女真萬一與吾為鄰  
亦必祖述女真故智女真嘗以燕城歸我  
矣今獨不能還我河南以觀我之辭受女  
真嘗與我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

觀我之從遠除古文殿脩撰知泉州凡和  
買蕃舶官司市物不離縣豫歛民賦皆寬  
禁以儉之削秋苗之面令民自行樂豈脩居  
養安濟之政常平舉子之法十一年春上  
時相書言生日之禮前代所無而昉於開  
元蓋不以古人之相崇自勉因反復論諸  
葛武侯開誠布公時相方託生日為歛財  
之資不能用也夏温明海賊犯境親授方  
掠討捕五月平尋以功轉朝散大天十二  
年除集英殿脩撰知隆興府安撫江西明  
年大夫卒十五年服闋除寶謨閣待制  
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修郡學新漢賈大傳  
晉譙閔王司馬丞相人士翁然鄉風平道

州賊免飛虜軍求成壽昌劫惠民倉社倉  
慈幼倉上即位召公赴行在尋除中書  
舍人無侍讀改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寶慶  
元年正月印過家六月辛丑對策拱殿  
極論三綱五常所以扶持天地陛下不  
幸居人倫之變扶綱常於幾墜全恩義於  
已野當考雍熙秦邸之事始雖降廷終議  
恩卹故有退封之典賜益之榮下至諸子  
俱蒙甄擢當時宰臣稱頌太宗皇帝之  
德以為睦族推慈舍罪卹孤足以感動天  
地以陛下之家祭也又口陳自古聖人  
無不盡倫而舜獨為人倫之至者象至為  
不道也舜親愛之心不為少衰借陛下



之虞濟王不知舜大抵人主當以克舜三代為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皆不合理難以為法其既往之咎而臣猶有言者欲陛下知其一大欠闕自以益進聖學益修聖德次又言私人心四事如雪川之議不詢於衆與賞罰徇私餽賂公行規摹徧小皆人所難言未又請召用傅伯成楊簡葉中行陳必徐僑上為欽容而權臣益媚忌矣公未去長沙日已移書時相謂昔者王季能推因心之愛以友秦伯顯宗能如終亡問以遇東海王疆明皇能起居飲食與俱以安宋正成器若隋之廢適又輕信說邪以濟之死故亂亡相尋今將為久長安

治之計亦惟於友愛天倫加之意而已然書至已無及於事公以論建不合卒辭內制初毛至自邸宮室未備其秋始御清燕殿公因經筵侍上曰高宗受命中原今所再造區夏孝宗嗣守丕緒志清中原今所御之宮寔二祖實臨其上惟學可以養以心惟敬可以存以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以心遂極陳古者居喪之法先帝視朝之度洎寧宗小祥朝議欲並服純吉公又論漢文帝率情變古晉武欲復之其臣不足以知以惟我阜陵獨出英斷易月之外衰服如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造紹熙末年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羣臣於

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  
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凡  
陟喪禮皆以衰服行事山陵之後期與再  
期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室於燕服亦  
當稍爲之制時相格其議然公已闔門求  
去遂不果爭識者以爲千載之限云先是  
時相數風臺諫擊公皆攝於公論殿中侍  
御史莫澤微詞陰詆而公來去之章引澤  
爲辭澤慮已不得安八月丙辰遂上疏劾  
公明日詔除職與宮觀九月除煥章閣待  
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十一月諫議  
大夫朱端常論了翁追三官落職靖州居  
住公亦坐落職明年二月監察御史梁成

大又請以罪了翁者罪公類上保全公  
僅降三官紹定四年春上壽慈明宮厥六  
月公以恩復元官職宮祠五年秋八月進  
徽猷閣待制守臬自臬移福聞京湖帥臣  
以陵圖未上上命通臣集議將遣使朝謁  
或謂韃以河南歸我而朝廷固有輕略中  
原之謀公慮蹈宣和之轍乃上封言之未  
幾召入公在先朝嘗陳祈天永命之說至  
是又首以爲言大略謂權臣違天拂人黜  
賢進貪欺天罔民之事皆當速革次言規  
振之名雖正而吾進取之難有三所當慮  
有五其三論廟議之和戰無定說而持帥  
耻於無功務開拓而不務收歛所言皆宗



社大計上所無嘉納在翰苑又移書時宰  
論韓使之來未知其酋主或軍前所遣與  
所齎者何書宜於相紳選誠實通練者即  
鎮工察之因留彼以待報大抵和有難易  
有遲速彼得少喪多則其和易而  
速不然則難而遲况大羊多詐安可弛備  
幸未再移書論汴洛之敗死者數萬資仗  
一空甲申進讀又為上言不當空江淮之  
備以進取小有不利虜即飲江矣因經筵  
進詩畢奏云骨肉之恩析而不殊乃漢宣  
帝封呂邑王賀為侯之詔也臣之以言蓋  
恐同姓近親絕世不祀者當為立後也二  
帝三王幸以興滅繼絕為心是以享子孫

千億之報戰國之君滅人社稷絕人祭祀  
秦為尤甚報亦如之癸亥後殿奏事論和  
議決不可恃韓使之來待之過優祗以取  
侮大抵公前後論奏誠積而氣和辭平而  
理暢其於是非邪正之辨言人所難而聞  
者不敢怨至於敵情之真偽疆場之虛實  
蓋出於素講夙定非剽襲流聞之比故自  
嘉定以來凡所論建至端平後炳知著蔡  
之先幾故一言之出天下望而信之乃僅  
以掌書制侍經幄典真舉少試文墨議論  
而疾已不可支矣娶楊氏前公二十四年  
卒今累贈至安郡夫人子男一人志道  
承奉即南劍州在城稅務嗚呼自慶元權

臣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檢人乘之以紿  
爵位俗士假之以漁科名自周程子至于  
朱張氏凡以發天人之蘊闡聖賢之秘者  
皆憲禁以絕其書雖以中庸大學孔門之  
遺言亦科舉之所忌學士解散甚至有不  
敢名其師者公晚出獨立慨然以世道自  
任即口誦心推驗已之實踐行世接物體  
心之所安造次理道于仕于處無貴賤少  
長愛而敬之自長沙後國人以公出處爲  
廟社安危公身愈退道愈尊名愈盛而責  
愈衆積憂成疾亦自是始矣公之詔詔制  
策在朝是碑銘誌序下至片言隻字流落  
人間者不可勝計將以晚歲著書詒後僅

有大學衍義一書既上送官留之經幄平  
實明粹真於心輔治之良藥也其次僅有  
文章正宗號爲成書悲夫銘曰南渡州初  
諸賢有存封之植之迓續真元人物彬彬  
盛於乾淳流風所漸孔曼且著誰蘊崇之  
欲雍其報天固有定騭我斯文著乎人心  
寓乎師傅公出雖後攷尋遺言精探力踐  
旁索細論以淑同志以儆羣昏散在寓成  
如衢寘尊最後一書細大畢陳上自帝王  
繼天牧人次及聖賢明德新民而攷攷者  
正家明倫至公血誠貫徹乾坤在昔先儒  
如物得春清明之會氣合而渾遠公之出  
奮由難心或搔而絕俄握而信信不一二



齋忠九原感感四方悠悠蒼天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

墓誌銘

高君 大中

墓誌銘

高氏以姓著于邛居浦江者故依政徙也  
三世至惟謹惟謹生永安取延貢羅氏與  
故諫議大人宋公齊愈為交壻宣和初宋  
為學官命其子宏甫束書往從尋補博士  
弟子員與同舍高柳崇閱陳少陽東黃伯  
淵源趙 然雍孫太冲道夫楊原仲愿李  
純粹靜 雷公達觀最相厚善久之當陞  
內舍生會女員犯闕師徒解散獨徬徨不  
去思陵渡江之明年始還宅里元配推之

齋忠九原蹙蹙四方悠悠蒼天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

墓誌銘

塲士高君 大中

墓誌銘

高氏以姓著于邛居蒲江者故依政徙也

三世至惟謹惟謹生永安取延貢羅氏與

故諫議大人宋公齊愈為交壻宣和初宋

為學官命其子宏甫束書往從尋補博士

弟子員與同舍高抑崇閣陳少陽東黃伯

淵源趙 然雍孫太冲道夫楊原仲愿李

純粹靜 雷公達觀最相厚善久之當陞

內舍告會女貞犯闕師徒解散獨徬徨不

去思陵渡江之明年始還宅里元配推之



百丈吳氏於是吳夫人之卒三年矣繼室  
以余之族祖姑牛五男子長曰大中字正  
道是為君朝廷解嚴錄圍城中守學人內  
舍遇思冊免文解然不復仕進意矣訓厲  
諸子益力君自少志識絕人嫻於詞賦尤  
善禮學師縣校官月書季考率先諸子鳴  
內舍君既倦遊得為文喜曰吾平生交遊  
皆天下賢士今半在青雲吾之不遇其在  
見平益一事主產放意水石春華秋月命  
酒張坐飲率以君侍徃徃託諸詩章樂關  
宣寄情意父子自為唱酬家庭之內愉愉  
如也君文詞務敏贍初若不苦抽思者而  
造詣深遠與人交容色溫厚間遇所不可

人莫能奪也俄有疾即眉山訪醫居數日  
暴厥而卒時乾道七年正月壬辰也年四  
十二親亡恙諸孤藐然扶護返室見者莫  
不感涕君娶魏氏諱澗同里造之女生四  
男子道充公訥公諒公謨訥早卒二女子  
適黃夔揚子應孫男伯震孫女八人外孫  
男女五人君之亡也魏夫人年三十有九  
仰事尊章附鞠孤孀家故約自闌以內麻  
象饍爨未鹽醪醢料理靡密凡二十年童  
董畢昏嫁晚年道充始兩頰實薦冀少成  
立以卒父志以寬母憂而嘉定之十月辛  
未夫人以疾不起矣嗚呼厥父十年太學  
脫死重園卒常布以遺厥子為子既弗逢

世事親復不盡年以貽厥婦婺居教子者  
三十有八年又廩廩以終其身是可悲也  
道充將以嘉定三年三月丙申葬君夫人  
于善何鄉之允山而以銘屬余曰道充之  
葬也緩不則無以白諸幽也某以心制謝  
不能為文則曰王文公嘗書了虞部謝師  
宰之墓矣推己之哀子何辭焉乃為之銘  
曰

中原有黍逢歲之殫厥開詞歲匪曠而乾  
易易干他云胡斯難有子考無咎其又奚

虞士魏君

權飛

墓誌銘

漢原巨先豪于谷口人無賢不肖闕門或

謗之曰子不吏二千石之世詰髮自修何  
遂自縱放為輕俠之徒乎巨先亡以庶則  
託諸家人寡婦以況已且曰知其非禮然  
不能自還嗚呼斯言奚無理之至也壬方  
為血氣所役倖儀於外持是於末之知焉  
耳知之斯速已之顧安有不能自還者邪  
吾族祖仲舉諱偉壯少亦以氣蓋里中筆  
常束書從臨卽李靜一純粹遊會離家鄰  
不克卒業寓叩之南道其地號曲路居民  
鮮少生理寡薄農軒賈鬻銖衰罄積莖莖  
洽伏臘君故蒲近徙父而從其俗買酒舍  
乃庸保雜作時衡抵掌見事風土有少不  
便必以控于守宰不得其平不已逮閱變



既久困心衡慮於走卷束豪銳以從其所  
 當事者亦施鄉鄰輯柔宗姻歲大浸嘗發  
 粟以食餓者其不平而麗于法又為訟其  
 免迄以全活族孫有少孤者三世藁藁君  
 聚族而踣之其掃柩宅旁之事悉為經理  
 焉晚尤喜釋氏音靡屑鳩扶類然終口語  
 不及家事聞人之言則亟稱之不翅已出  
 余歲父什作甫及余預賓薦躡科級君喜  
 至忘食以是益勉子孫以善其深自純削  
 求為篤厚之歸乃生若夫然則不能自還  
 於禮如原巨先之云者其賢不肖固不待  
 論而判矣年七十有八以開禧三年七月  
 丙子終于家曾大父大人父父姓

氏配同里王氏享熙四年七月壬寅卒生  
 三子男已之巽之之之女長適郭且孫次  
 文圭次張由禮內外孫男女人已之符  
 以嘉定三年十月 尊君夫人于媵之欽  
 德鄉曠義里震山其事屬銘於其藐然心  
 制謝不能文則曰柳川嘗表陸元冲歐  
 陽文忠嘗銘杜偉正允皆推已之哀以致  
 諸人矧在宗族子行辭焉乃媵於所達聞  
 於諸父者而叙次之復系之銘曰  
 悠悠浮醪載馳載驅惟君復之說於桑榆  
 侯田侯盧我耕我斨依黍侯稔我澹我酌  
 荒是南遺爰啟厥根膏實腴後嗣之頤  
 揚君 慶崇 墓誌 銘

紹興二十一年四月己未肩舟稜揚君慶崇  
年二十有八以卒其二孤邁懿懿蚤天邁  
時八歲逮淳熙末年七月辛酉始克葬于  
富壽鄉虎頭山之原君之配石氏先卒至  
是合葬乃嘉定二年邁以書來曰邁不天  
逮事考妣日淺零丁孤藐葬故緩今之十  
有二年矣而未有以識竊然非敢緩也亦  
妄意少自立如昔人龍岡阡墓表蓋有待  
也今老矣終一以早當世之士而求銘即  
死將不顧子幸有以相我也余嘉其志之  
誠而哀其弗遂也其疏其狀君蓋亦少孤  
能自植立以不違養為恨歲時展松擯率  
號慟忘遠兄弟出必嘗取其薄室居其編

孝友之行著于里閭襟頓東方待人怡怡  
若無所不可及遇事勇為凜有不可奪既  
事則若未嘗有所為者少者書不妄交交  
尤樂人之善揚氏自君之王父恂登元豐  
五年進士第官不過承議即以歿其後衣  
冠不斷如縷君自少軫門戶之憂劬勞力  
學窮晨夜不置以至宗部之課試于有司  
其不能具裝齋者君率為經理俾不以累  
其志預賓薦擢科第者由紹興末年以來  
續續不絕君不可謂前無助其事雖亦人  
所能為者然其春秋鼎盛如苗始秧會見  
秀實使假以日月庸可恨其所成邪嗚呼  
是可哀也已君之王父元符末應詔上書



崇寧二年編入黨籍中興之初詔書數下  
錄元祐黨人及元符上書姓名既寵扶之  
又錄其子孫紹興之元天子祀明堂肆青  
几元符三等入悉依元祐黨人恩數左爲  
著明士多有沾丐者蜀顧以遠見遺幸世  
載賢德不爵而貴使天下之爲善者當有  
後而子柔中既蚤喪柔中生君又不克壽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而獨畜於以邪孫男  
厚梓淳錡孫女適係南金吏正道外魯孫  
男女二人銘曰  
揚氏之先厥載自雍先世仕唐億駕是從  
避亂中州家于唐安君九世父徙今丹山  
魯父王球贈秩承事厥開承議直道名世

彼句入斯胡遠厥生世不逢謂後斯昌  
中興詔書爰旣往居居墮䟽然往藏幽壝  
苗不待實再世如一天果夢夢胡異之奠  
抑人有言非共其身代石崩詞以穀享人

太孺人賜冠帔黎氏墓誌銘

開禧改元之夏余官中秘書青城王表民  
以進士造廷始與傾蓋而語檢履醇固心  
寔期之嘉定之明年春表民過余於里舍  
拜且泣曰吾昔喪吾母將以某年某月甲  
子附諸尊江縣武騎鄉吾父之兆昔者乙  
丑之會表民嘗辱察焉識窶之銘敢援其  
以託於子則辭曰窶之有銘非古也婦人  
名不出閭子善自飭使身立名厥斯其爲

銘也。大抵日子之教，既聞命矣，抑表民之窮，毒人有不及知者。吾父始居約時，自關以內，麻桌儲爨米，益鬱醢。吾母實躬其勞。伯父宋傑，兩預貢籍。仲父宋人，登紹興第。仕至石泉守。吾父獨不偶。吾母曰：「乖逢命也。」母多戚除館，聘士教授諸子。大父所居爲堂曰「勝籬」。石泉君質之，以治庭對之。裝以吾母曰：「先訓不可隊也。」乃盡中橐中裝以奠之。堂既歸，而歌「西弗治」，又勉葺之。蓋十五年而復舊。人緩急扣門，力所逮，給未始有愛。吾父之賓客至，無留門者。逮癸居持家，益自力聚，指目夥至。僕僕筮簿，織社組紉，以佐衣食之闕。視已出，若元配所出，拊

育均一人，莫能厚薄。名熈，十淳年。余兄子俊，達之充賦于永康。維川各以詞賦居第。一吾母差自慰，卒罔克壽。紹興三年第三兄天民復舉禮部，明年唱第庭中，階迎功。即主潼川府通泉簿。吾母喜曰：「詩書之澤，幸不隊于未亡人之手。」方倚門待還，而遽以赴聞。余第之在七者，曰：「宜之以後。」叔父咨用蔭調巴州通江縣尉，嘗貢于某路。轉運司俄又早世。是數者皆人所巨堪。匪姿性明晤，疇以自釋。嘉泰改元，得重腿之疾。弗良于行，表民當應進士舉。重遠蹉筮，吾母勸之曰：「爾欲斯五，尚能力疾以遲爾之得。」表民悚然以聽。少學春秋，痛通大指，有



司誤以冠鄉舉暨四月丁亥造榜則吾母  
以壬午屬纊矣免喪不死始獲齒開續改  
元進士榜調漢州綿竹尉嗚呼尚忍言之  
人有子貴於終養表民之兄弟其某名科  
舉者率先卒以重毋感其幸及豆區祿者  
錐獨後死而不獲一日之養不孝之罪上  
通於天不銘無以識也余瞿然警謝曰子  
之言及此不敢曰不可孺人蓋華陽大姓  
名道素曾大父上行皇太府寺丞大父朝  
彥皇秘書丞父繻取王氏封孺人朝奉郎  
仁之女是生孺人以歸于王君宋文生長  
見聞熏習儒素用能安貧篤誼具婦母道  
而始終衷焉王君之元配魏氏生男子即

子俊達之女子曰松壽嫁溫江文彥中背  
卒繼室以孺人生六子即天民表民次裕  
民次秀民宜之順民天民宜之順民亦皆  
先卒內外孫男女十有五人孺人西遇慶  
壽恩得初等封賜冠帔銘曰

士修於約維述之良淺泳深方靡居匪康  
厥修弗顯厥報孔彰謂報則却卒負其償  
或朝而披或夕而芳譬彼場苗旣耨旣狹  
雖有飢饉亦有豐穰塉是銘章後人之慶

郭君墓誌銘

上初臨軒之歲余與沈黎郭君之子汝該  
為同年進士始識君子江渚間氣貌溫夷  
固知為隱居好修者君之弟麟亦以累舉

恩得官還至鄱陽病革君精禱躬抵棄有  
遺力既死哭之慟議喪徒行色悴形槁人  
不堪其憂汝該請曰今遠鄉數千里脫不  
幸有風露之感柰何盍以附于便舟君不  
可曰死喪之懷原隰之來吾不知為勤卒  
護其喪以達字其孤沒身不棄余以是益  
義之君與余蓋同為臨邛人諱杭字仲仁  
鼻祖倫官下黎因家焉會祖某合州又學  
祖某父某皆有潛德君蚤孤事祖母亡夫  
人謹甚弟妹幼亡念之不釋君推產歸妹  
且俛第擇便安者而已受其餘闔門愉愉  
如也性好周卹雖質屋解衣罔有吝以是  
家川益落嘗撫汝該誨之曰吾所恃惟汝

爾汝該感憤學亦力博從賢士大夫游忠  
毅楊公震仲為郡校官雅敬愛君父子數  
引重焉州較試舊無地君白郡守規而屋  
之自經始至竣後君與同郡史臬之力居  
多汝該登進士第每所官游君必與俱其  
為石泉理掾日以審克為訓有重辟輒不  
樂五日一私飯之為平及彝賓汝該坐右  
命之曰獄成爲我筆其槩吾將觀焉凡筆  
之怛怵者皆汝心之未盡也嘉定三年六  
月丁丑卒于石泉官舍年六十有八娶段  
氏子汝該今爲迪功郎雅州司理參軍孫  
拱辰年九月汝該奉君之喪葬于漢  
源祖塋丑山之原段夫人先君二十有八



年卒掌橐葬郡北聖鍾山下還祔新卜從  
 治命也初淳熙中五部落擾邊我戰不利  
 游寇近郊制置司遣王師雄以兵來援未  
 至城三十里師雄柵相公嶺據險自衛寇  
 逼不前寇日逼衆恟懼莫敢以情聞時君  
 獨奮田事急矣安能以四方坐斃乃夜踰  
 城抵師雄營遲明謂軍門為劈折利害言  
 進屯便師雄如其言寇至知我有備稍稍  
 引去時謂微君城不守矣人以此多君遠  
 識云君之族子迪功郎黃中嘗扶君之行  
 窆有時汝該奉而泣曰必君也知我父者  
 敢以銘請其曰君之行行乎家信乎州里  
 尚安以吾銘為也汝該稽顙又泣曰雖然

尚先志也乃不果辭銘曰

蘭生深林無人而芳惟君之脩不以其鄉  
 履變蹈難厥脩孔彰我作銘詩以相其藏

鄉貢進士樂君材墓誌銘

嘉泰三年秋同年友樂新過予於里舍拜  
 泣曰新之先籍邛安之延貢世以儒學授  
 鄉里俱死常布逮先君克紹我家而身復  
 不顯棄諸孤十有五年矣昔者嘗有若命  
 曰我死則以依政縣北界里之原葬我焉  
 祔以元配蘇氏兄弟貧舉不以時今百用  
 始識窆未有銘也用敢請於吾母狀狀行  
 義年以惟子也屬余不敢曰不可粵三年  
 乙丑新以書邨余於京曰癸亥之會子嘗

墜言焉今蔡食於明年 月之 矣  
余愧謝使者書以授之君諱村字元脩大  
王父諱用王父蔡父潮君少穎悟仲氏叙  
南推官材俱以詞賦著里中子及旁郡邑  
競從受業著隸者率能取科第預賓貢而  
仲亦擢進士獨於君缺望也太學博士李  
石以文名仲許可紹興壬午來較鄉舉奇  
君文上之既又就見誦不失一字類省報  
罷益庸自鞫摧俱反事軌邊義馬頸者錄  
取韓文公文章紹編刻之句名所居堂益  
肆於學取古今一言一事可為訓戒者揭  
寘屋壁三女子適周郡楊城羅一謙朱叔  
厚內外孫二十人君性方重事毋羅夫人

無遠志蘇夫人州文學聲之女火井人其  
先君二十八年洛共婦職手寫書盈篋  
以相其夫復以授諸子宗族取式焉銘曰  
維殖弗年維蓄弗施有醇其衷之死靡移  
瞻彼兆矣君荒之兆維固矣子孫其皇之  
龍水錢君安園墓誌銘

今郡縣荒政不講凶年饑歲吏託勸分之  
名以科糶令下富人右族謹以戶相推非  
抄合歛如艾其膚否則以歲為利而閉過  
焉耳矣有能竭其力之所至不費徵督而  
保輯鄉井蠲弭剽盜若是者隨其事功亡  
小大或有取焉東川壤地多磽少衍而資  
為甚紹熙三年歲大侵民糠糲不繼錢君



安國繼先首發私廩不足則以控手轉運  
常平糶郡國倉分隅以給擇謹厚有仁術  
者主之而俾君往來程督守宰既深聽任  
全活甚衆嘉泰元年薦飢臺府議振糶君  
信義既著又以委屬所活視前嗚呼爲郡  
邑大姓者鈞是心也則天下安有病歲者  
哉其年余仕成都徃徃有道前事者亡何  
君以奠親袖吾友張義立方所爲銘末余  
誅挽又得面質之益信今年春余客成都  
有錢氏子震之介張君而以謁入者余曰  
是非前廩者錢君之子耶吾聞活人者有  
後亟禱而進之則拜且泣曰震之不天不  
幸昔歲喪吾父今將以十月癸酉葬方瞿

然驚失且問君亡恙時事則曰不寧前事  
爾也余先君蚤孤力學持門戶喪葬以禮  
昏嫁以時除館聘士訓隸諸子家用不  
少通經子百氏期以文學稍自奮拔游場  
屋輒不耦晚歲名堂曰孝友與群從處融  
融然名亭以遊息與賓客對俛俛然以至  
承親族厚鄉鄰凡人道所當爲者先君既  
服行無教張君大有嘗述之矣獨未有以  
銘諸窳也昔者辛酉之會先君嘗辱察焉  
非子誰屬余問其世曰余先有舉孝廉爲  
龍水令者始家於資之西山創植松下世  
號松下錢受之宗明晁則先君之三世也  
吾母郡之蹇氏柔嘉靖肅宗族取爲婦式

一子即震之也女先卒內外孫七人  
 問其葬曰縣之龍水鄉雙魚池之宛山居  
 夫人同兆問君夫人之年曰各六十有二  
 夫人卒以嘉泰四年月以開  
 禧三年十一月日余既閱狀證以皆  
 聞宜為銘銘曰  
 有隱其中爾疴余恫匪譽匪交繼維乘  
 彼崇者丘維君之宮爾後有封毋曰天夢

費子文墓誌

費子文之葬其弟炎既為誌其墓而屬邑  
 人魏某為銘銘曰  
 肅肅鳴鴈載西載東嗷嗷林鳥亦哺云從

河有河之變焉我躬遵取涯公莫令而終  
 鳴亭是惟蜀郡子文父之宮  
 魏府君和墓誌銘  
 甲之蒲江魏姓為廣惟譜諱之通者厥系  
 惟二蓋亦有故焉今家於邑中者則子宗  
 也其邑之二十里所曰嘉魏者故漢嘉徒  
 也中與初罷新學復詞賦取士嘉魏之廢  
 詔者曰邦達年前冠即稱其選我父和  
 與厚善他日無子六父以第一子和孫為  
 之子是嘉君一系之同異莫可考至是始  
 以庄入洛陽曲江張氏故事叙昭穆焉若  
 字伯同一名明孫資性寬易寡與物忤孝  
 於親厚於友遇人一以誠長者無貴賤良



楷身得美懽心門臨達道徃來遊士夕館  
畫屨冬厭所欲以去下迄游乎未作伶優  
賦工卡嘗不丐貸士得反從人假貸焉家  
用若以是少屈而平生適畏涯分不特書  
謂以誌請勢除不韋鈞請以國奪貧弱不  
以子金錢來信補之息不繁時幹真以問  
利於鄉曲愈阜谷陟也杖消搖嘉特令節  
命酒索炙嘗產之厚薄未嘗悉計也季年  
閱變既又屢世毛瘡鄉有不平之訟從容  
造君一語乃釋然之一二遠宦方與君從  
遊者情分親篤暨其親州則善尺延以闕  
焉矣自屢不苟率類是吾同黨之二弟連  
歲貧貢其二弟之子接踵科級繼以業之

不肖亦獲綴一名于慶元進士籍居餘論  
之所軍者蓋若以侯履之年歷然亦有臨  
臨長碣屬承寧鄉鄰持有以與第順和厚  
之風于因入者不幸年六十以卒是慶元  
六年九月戊午也會大父太父父  
妣楊氏君取同邑王氏故安岳主簿宣義  
即致仕侯之女克躬端道故能成君之美  
前君二年卒年五十有八子男三人長若  
次仲翁次德謙仲翁以後同族第直行德  
謙以後從父弟良弼文二人皆卒壻高次  
卿宋仲巽張華若之子一人愈苦將以嘉  
定五年十二月丙申薨居于蒲川鄉欽風  
里以王六人補了翁以猶子少承警誘習

熟言行之談銘莫如子翁宜也銘曰以地  
繫姓謂載自嘉君出吾宗克嗣厥家謂約  
不絀謂泰不夸謂懷不瑕我望匪誇

譙府君春墓誌

嘉定六年春正月丙寅歲士謙二十成  
都之雙溪尉厨年七十有二臘二月辛巳  
其孤仲午反廬于叩浦江之里君歿九月  
庚申葬于鹽泉卿兌山先事以書即余曰  
旨者吾父孤苦自力術居吾鄉爾是稔之  
爾之同產弟七則我之所自出也爾也視  
余父猶舅也父之窶未有識也以惟爾也  
屬余弟敢辭叙而誌之君諱椿字子長姓  
譙氏世居下之太邑以係名家從進庶蕭

江曾大父祖道大父景陽父詢再貢禮部  
妣陳氏文林郎壽祺之女君在母七月而  
生十有七年而又三年而喪所持 孰然  
一身備嘗險艱有人所不堪者自幼期立  
門戶祇通禮法弗敢踰越方是時大母王  
孺人年踰八十諸父異居公委曲承順內  
外無間言從父蓬州府君孝迪心善之每  
勞之以書期屬甚厚甫冠所從游皆父行  
初明毛鄭詩維為詞賦邑宰有士名者率  
賓禮之自貢士云亡所藏圖籍散逸殆盡  
公雅嗜書多所儲蓄自六經子史至是經  
地乘虞初稗官道釋墜卜之書靡不究閱  
或假諸人廣所未見有意者隨即傳抄今



手澤尚教十編歲始生之日子孫上壽看  
陳考妣像而泣拜之居負山望見先隴作  
顧雲亭其上疑許輒移畧其篤於孝愛若  
共資簡重與人交怡然以和有不可未嘗  
假以詞色教子齊家率本以忠孝又以扁  
其室其趣尚可槩見開禧三年仲午以詞  
賦舉上鄉嘉定三年再舉乃登明年進士  
第試吏為迪功郎雙泯縣尉公過其子僅  
旬歲獲終養吁是可悲也君之妃曰陳氏  
諸符臨邛人進士仲魯之女昂之孫承事  
郎熙之曾孫不逮事尊章獨能謹祭祀睦  
宗族有足稱者 年 月 以疾終于  
正 年 生三男子焯仲午焯焯焯

二年而卒端為叔父後早卒四女子長適  
鄉真進士費之午次鄭存中費德遠適存  
中者先亡孫男三人延址增孫女四人魯  
孫男一人外孫男女十人  
銘曰蘭旣種而刈之胡委珮而亟去之葉  
萬子孫勿替引之

史夫人墓誌銘

慶元初韓佐曹掾朝權熒熏灼道路以目  
前隆慶守任侯逢以西充丞較士不虛發  
策援漢王鳳事語恚譏刺言路欲抨擊之  
姑不黃公子由時為秩宗問其事為緩頰  
得免又以風成都帥臣傳致其事臺府知  
賢卒莫 舉其母史夫人曰疎遠小吏獨

且平則區復禁望儻不得罪於名義女所  
就孰多士聞其言而止之其後逢宰邑温  
亞會有賊賊之變夫人戒以死守通守以  
嘉試郡合陽類以伉直不為臺府所容夫  
人飭之曰吾視汝骨相疎得且直情徑行  
與物多忤是吾所念也然奄速當知命其  
後逢上合陽印受道古渝州會故人呈叔  
達蜀孫奉使吹部迎見相勞苦他日遇姑  
蘇見子由曰聞子以策士杜權臣嘉定詔  
書曾秩甚寵然初議有請速繫制岳者儻  
知之乎夫人聞而嘆曰吾固念女之多忤  
也於是士益謂夫人善知子雖勞母亡以  
遂過其與逢有柬自冠習聞夫人言德越

守蜀山又得從薦紳大夫慶九秩將往拜  
之弟果二月夫人已不起疾矣厥  
五月逢見其二子真余書且以夫人行治  
之狀來曰逢將以十二月葬吾母于  
青神縣玉臺山先兆重惟吾母始居約時  
吾父奉議君教授成都廣漢間吾母居守  
蒿簪布襦蔬食脫粟有人所不堪者能敬  
事重闔得其歡心凡蚕績絲采鹽靡密  
之事躬服其勞吾宗子第之賢者從吾父  
游食飲澣濯之需吾母率身任之逢髮未  
垂齟即督令游學他郡凡十年在外罔裨  
懷居亦異乎人之愛子者矣且嘗附逢而  
言之曰自吾為女家婦逮事女曾大父知



嘗從李褒工詞賦年七十猶累試春宮文  
父祖俱屈武陽女不自力以亢而宗吾持  
奚望逢聞之樓與味同然由是不懈益勤  
淳熙七年逢中進士第宰相趙文定公議  
第三女昏對時太常少卿朱公時敏為善  
作郎於吾父雅喜朱公之夫人任姓於吾  
母齊年母命逢侯而解禍直即朱公議成  
礼吾婦既歸祥以宰相子所得冠帔恩為  
夫人封有司捨不行迨逢積慶陞朝吾母  
始得初等封嘉定建儲拜益封太安人  
嗚呼是尚足為報乎義方之訓尚復聞之  
否乎昔者宗族之從游於吾父者來會品  
咸曰教我者余兄也養我者余嫂也相與

哭失声嗚呼是可殫而致言乎不肖逢大  
懼歲又懿言幾行湮薛弗彰墓門有石願  
子有以識諸某瞿然謝曰微子言也吾因  
聞之矧辱子焉用不復辭夫人姓史氏  
自鼻祖司馬某從唐僖宗入蜀以罪言死  
葬于青神二子喻嘔因家焉再傳曰在謙  
官符寶郎是為瑄之後夫人其裔也曾祖  
沈祖嘉謀考秘姓氏奉議君諱某生一  
子即逢前朝散郎知隆慶府二女子嫁何  
庭瑞揚諱之先卒孫男二人商輅周冕女  
一人虞韶嫁李術銘曰  
降年有來厥有不水非天夭民中絕命  
夫人之求則順其正維窮弗愠維豐弗競

維變弗渝冲約成性九十耆年子顯具令  
玉臺之英其尚無賈

教授彭君子遠墓誌銘  
故長寧軍軍學教授通直郎致仕肩丹稜  
彭君子遠將以今茲紀定五年十二月丁  
酉葬于縣之至孝鄉府谷之原前期二子  
孝友孝安踵門而泣請願有文以識其藏  
余竊惟念於子遠為同年進士其後持節  
東川不喜為寮於其請也奚敢不諾乃誌  
而銘之誌曰子遠名運成唐末有諱克者  
為漢州金堂令時捕循吏億宗入蜀如待  
御史牲國錫緋衣銀魚以旌異之拾遺錢  
詔誌其墓則子遠之上世祖也大王父諱

彬正父諱騰父諱符從政郎贈通直郎男  
日氏贈孺人是生九支夫子子遠居其八  
少力學為文務崇大射年三十一有二始與  
鄉貢旋丁外艱又二年類省試奏名又明年  
賜第調茶州應靈縣主簿秩滿調嘉定  
府府學教授秩滿又調雅州州學教授雅  
之學宮頗修而士廩稍不給則請於州授  
田分財以助之秩滿調隆州仁壽縣丞既  
而堂差潼川府府學教授築高風堂續進  
士題名記以激厲後進即有江曠歲久化  
為沃壤豪室擅其利至交訐下訟庭有司  
奪驚焉子遠繼以學廩之餘用以其租擊  
贈置弟子員田既入于學則相與殺亂疆



理以售其欺子遠躬行件佰敗其邪謀秩  
肅又教授長寧李故湫隘士隸業無所於  
是營宮室設筵几以妥安之郡有清井監  
舊以鹵水幣餘資養士之費郡將掩以自  
封子遠白諸提舉學事司復歸于學郡將  
反以是敬禮之致之奠下郡事多所裨益  
舉者及格勅二子浮家西歸身詣轉運司  
白事寶慶元年正月庚辰終于遂寧客舍  
年六十有二死之日旁無親人同年友應  
文父懋之時為轉運判官同郡任傳父處  
厚知遂寧府事具棺衾以歛嗚呼可哀也  
己元妃祖氏維室史氏皆贈孺人先卒祖  
氏已葬今以史附子男三人孝先孝友孝

安先為伯父後孫男二人立祖通祖孫女  
一人余嘗謂士生一世當以千載自期本  
之以五事事者有事於斯五者是也成之  
以五品品者品節於斯五者是也行之而  
著習矣而祭由之而知其道達之見之於  
治國平天下苟不達矣修身齊家以淑諸  
人一或怠廢是為自棄若子遠者幼學於  
家以父為師以諸兄為師友烝烝乎一家  
之味長而策名雖未究其用而四為郡文  
學孳孳然以師道自任凡所以齟摩淬厲  
以至館祭委積靡一不問是豈有他哉亦  
曰行吾職分所當為者耳充是心也達而  
師保萬民吾知其必不負其生矣銘曰居

家閭閻蒞官恂恂淹連在天知不知在人  
懷忠迪純以終其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

卷之

七





